

通
介
堂
經
說

通介堂經說卷三十四

徐漢學

爾雅三

釋草

荇蓂大薺

荇蓂大薺郭注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郭氏義疏曰薺之老者其葉轉細謂之大薺非大其葉郭注得之藝文類聚八十二引郭注作似薺葉細今本脫去似字邵氏晉涵曰本草蜀本注云荇蓂似薺而葉細俗呼爲老薺與郭注同瀨案本草圖經說文繫傳引郭注並有似字
漚灌苗芝

洎灌茵芝郝氏義疏曰郭以洎灌一物茵芝一物故云
未詳又以芝爲一歲三華瑞草蓋沿時俗符命之陋以
神芝爲瑞草以三秀爲三華經典言芝止有草茵別無
神奇故芝柄標於內則茵芝著於爾雅實一物耳茵字
不見他書孫氏星衍嘗致疑問余按藝文類聚引爾雅
作茵芝蓋茵字破壞作茵耳證以列子湯問篇云朽壤
之上有茵芝莊子逍遙遊篇釋文引司馬彪崔謨並以
茵爲芝然則爾雅古本正作茵芝故莊列諸家並見援
據又神農本草下經有蕓茵孫氏校定疑卽此灌茵或
一名洎一名芝未敢定也灝案茵爲誤字顯然無疑敢
和本草掌禹錫引爾雅亦作茵芝

之矣

脫文茆鳧葵

郝疏云張聰咸質疑錄云詩薄采其茆傳曰茆鳧葵也
毛傳多木爾雅是篇 菟葵芹楚葵之問疑脫去茆鳧
葵二字文選南都賦注引爾雅曰茆鳧葵可證灝案張
說是也葵爲古人常食之物爾雅葵類甚多楚葵今之
芹菜終葵今藤菜皆葵之假名戎葵亦名蜀葵花如木
槿者非蔬品所用菟葵則似葵者耳由是言之爾雅當
有茆鳧葵無疑茆鳧然三字當在菟葵之上郭云菟
葵似葵者也正承上士而言以是明之

葦醜芳葭華

葦醜芳葭華舍人曰一名華郝疏云華亦芳也葭亦
葦也廣異名耳經傳無名葭爲華者灝案郝說是也葦
醜芳葭華二句相屬葦之類其秀名芳葭之類其秀
名華耳幽風毛傳云葦爲葭葭爲葦正義曰此二草初
生者爲葢長大者爲葦成則爲葭初生爲葭長大爲蘆
成則名爲葦是也葭葦本一物以初生成長異其名下
文兼蘆葭蘆葢亂又分別釋之若葭一名華則與葭蘆
文複矣

其萌蘆蒹葭華榮

其萌蘆蒹葭華榮郭注今江東呼蘆葦爲葭然則葭
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蘆灝案郭讀誤也此當以其萌

蘼蒪斷句葍莖榮自爲一句華字衍聲初萌曰蘼蒪通
作權輿大戴禮記詁志篇百艸權輿是也引申爲凡始
之稱故釋詁曰權輿始也說文葍蘼蒪卽萌蘼蒪之異
文又云葍艸之莖榮也皆足以互證

葍莖也

葍莖也葍莖榮也顓臾說文葍艸木葍也或作葍又云
葍榮也是葍莖二字同義爾雅以葍釋葍者以其聲別
也如初哉首基皆訓始義各不同卽吾台余皆訓我則
祇聲別而義無別雅訓有此一例葍古音亦與莖同據此知爾雅有後人增
益非盡周公所作方言云齊楚之間或謂之葍或謂之莖則西漢時二字已異讀矣

釋木

梅枏

釋木梅枏郭注似杏實酢顓案此梅樹皮葉似豫章非
酸果之梅邢疏及近時邵郝諸家皆知之愚謂似杏實
酢四字非郭注也文選西京賦注引爾雅梅枏郭璞曰
枏木似水楊則必不以梅爲似杏之果可知太平御覽
果部七引山海經靈山其木多梅郭璞注曰似杏而酢
此則指酸果而言蓋後人以山海經注竄改爾雅注也

披黏

披黏郭注黏似松生江南可以爲船及棺材作柱埋之
不腐郝氏義疏云宋本及釋文俱作黏不成字蓋黏之
誤徐鉉作櫛亦非段氏說文注依爾雅改作黏是也顓

案說文木部坡𣎵也段注曰依爾雅正爲𣎵今檢爾雅各本俱作坡𣎵段所謂依爾雅正爲𣎵者不知何本又說文木部祇有坡篆而無𣎵篆今本爲鼎臣所補段氏以爲非是而刪之誤書作𣎵郝氏遂謂徐鉉作𣎵蓋就段注本爲說而未加檢勘其謂𣎵不成字尤謬案說文炎部有𣎵字云火行也从炎占聲鼎臣所補𣎵篆卽用𣎵爲聲玉篇廣韻竝載𣎵𣎵二字皆本於說文爾雅釋文標坡𣎵二字注云𣎵字或作𣎵所咸反此皆晉唐以來相傳舊本如是蓋古無𣎵字但借𣎵爲之故爾雅祇作𣎵而許書不載𣎵篆廣韻玉篇兼收𣎵字乃後來所增今謂鼎臣不必補𣎵篆可也謂𣎵不成字而改爲𣎵

斯妄矣又案杉卽櫟之異文說文亦不載羅願爾雅翼
曰披似杉而形異杉以材稱披又有美質而材尤文采
其樹大連抱高數仞葉似杉木如栢作松理肌理細輭
堪爲器用古所謂文木也其實大小如棗而短去皮殼
可生食本草有彼子卽披子也

櫟無疵

櫟無疵郭注櫟榲屬似豫章郝氏義疏云說文櫟母櫟
也櫟櫟雙聲兼聲韻母與無古字通疵字書作櫟玉篇
廣韵並作櫟是無正文疑與櫟形近而誤灝案作櫟者
是也櫟卽無櫟之合聲說文木部有櫟篆而無櫟篆可
見本無其字廣韵玉篇乃據誤本爾雅收之蓋此字之

誤在唐以前矣

槌羅

槌羅郭注今楊槌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按勘記曰毛詩晨風傳槌赤羅也正義曰釋木云槌赤羅是古本有赤字灝案說文槌作椽繫傳引爾雅亦云椽赤羅

洗大棗

洗大棗郭注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按勘記曰段玉裁云集韻引爾雅枕大棗廣韻亦云枕棗木然則爾雅固有從木作枕者白氏六帖棗類云遵羊洗犬竝案名出爾雅以羊犬相儷蓋唐人本作犬棗盧文弨曰梁文帝碑中用河東洗犬隴右蹲鳴仁和丁希曾嘗

舉以校爾雅阮太傅曰詳注意當是大字六朝辭章多
不足據灝案陶隱居本草別錄曰舊本河東猗氏縣棗
特異今青州出者形大核細多膏甚甜江南出者堅燥
少脂本草圖經曰大棗乾棗也生棗並生河東今近北
州郡皆有而青州絳州者特佳是大棗並不誤好事者
因遵羊洗犬屬對工巧妄改作犬辭章家喜其字面鮮
華遂相承用之耳

櫬采薪

樸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卽薪釋文云舍人本謂作薪速
上櫬梧爲句郭斷謂櫬采薪爲句注云指解今櫬薪錢
氏大昕曰謂當從舍人本作櫬謂樸之枹者名櫬也櫬

采聲相近櫬一名采薪又名卽薪與櫬梧之櫬名同實
異王氏引之曰櫬說文作櫬云棗也然則櫬爲棗屬其
枹者則謂之彙彙與枹皆叢生之名故曰櫬枹者彙櫬
與采薪卽薪皆謂柞木柞一名櫬一名櫟一名采鹽鐵
論散不足篇曰桐棺不衣采椁不斲淮南精神篇樣櫬
不斲樣卽椁栗之椁高注樣采也徐廣史記李斯傳音
義曰采一名櫬一名柞是采爲柞之異名小雅車牽曰
析其柞薪析木可以爲薪故又有采薪卽薪之名矣喪
服傳曰惡筭者櫬筭也櫬讀爲卽薪之卽謂以柞木爲
筭者灝案櫬者采薪之合聲采薪非樵采之謂也故申
之曰采薪卽薪也采薪省言之則曰采故采爲木名王

氏謂喪服櫛木爲笄櫛讀爲卽恐非是書傳未有以卽爲木名者也古者以桐爲棺而梧一名櫨故棺謂之櫨采薪亦曰櫨故鹽鐵論曰采梓不斲也

癭木苻婁

癭木苻婁郭注曰謂木病疋偃癭腫無枝條灝案小雅小弁篇譬被壞木疾用無枝毛傳壞癭也謂傷病也鄒箋云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說文曰癭病也詩曰譬彼癭木一曰腫旁出也據許說是癭有二義木內傷病而外無枝一義也腫旁出又一義也腫旁出謂木外生癭癭卽爾雅所謂癭木苻婁也苻婁卽疋癭說文曰疋俛病也癭頸腫也案蠟所蝨蝕擁起者謂之蠟

人病腫亦曰癭其義同也疳訓爲低者言癭腫不能伸也下文又曰抱逾木魁癭郭注曰謂樹木莖生根枝節目盤結磈磊此則言木生擁腫多節目而非言其病也作癭者假借字

檇樸心

檇樸心郭注檇檇別名郝氏義疏曰詩林有檇檇正義引孫炎曰樸檇一名心某氏曰樸檇檇檇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是爾雅古本依詩作樸檇宜據以訂正郭注云檇檇別名蓋本某氏注說文繫傳引作檇別名檇非也檇與檇相似其樹樸屬叢生故名樸檇有心耐浮故卽名心毛傳及說文並作樸檇小木也小字疑誤

隸書立心似小小木當爲心木灝案郝說是也而未盡
然某氏說下檟字疑衍當作樸檟檟也說文繫傳引爾
雅注檟別名檟郝氏引誤倒實較今本郭注稍優然細釋文
義尙有脫誤當作樸檟別名檟乃得之楚金云卽今小
檟樹栗之類是也蓋凡草木初生尖刺皆曰心檟樹似
栗多刺故謂之心樸檟云者正形容叢刺之狀耳

蔽者翳

王氏引之曰木自斃柙立死樞蔽者翳三句皆釋死木
也蔽卽上文之斃大雅皇矣篇其菑其翳釋文曰翳韓
詩作殛正義引釋木作斃又引李巡曰斃死也郭
本作蔽者翳乃假借字灝案宋王說非也木自斃謂之柙

立死謂之櫨皆爲枯木立名若蔽作斃翳作殪則是凡
物踣斃之通稱而非草木之本義爾雅何爲載之釋木
篇中乎此必不然者也王氏徒以蔽者翳與上文自斃
立死相連遂以爲皆釋死木不知木自斃神立死櫨二
句爲一類蔽者翳木相磨櫨二句又爲一類非皆謂死
木也皇矣詩云作之屏之其櫨與櫨同其翳乃脩治之義
蓋謂木立死者拔起之蔽翳者芟削之云爾毛傳云木
立死曰櫨自斃爲翳斃字本从艸作蔽釋文云斃本或
作蔽卽其明證因韓詩翳字作殪而李巡注爾雅又以
蔽爲斃遂致此歧誤耳正義引釋木作斃者翳乃從誤
本詩傳書之非爾雅別本有此也郭云樹蔭翳相覆蔽

者今本作樹蔭翳覆地者今從釋文其義較李巡爲優不得從李說以蔽爲斃王韓詩之翳作殪與爾雅無涉矣

釋蠶

蠶茅蠋

蠶茅蠋郭注江東呼爲茅蠶似蟬而小青色按勘記曰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同釋文作蠶舊按云本今作蠶據注云江東呼爲茅蠶蓋經作蠶注作截也瀨案截卽截之隸變非有二字而釋文標題作蠶云本今作蠶豈陸氏不識字耶蓋爾雅古本作截故郭注亦作截陸氏所據見行本經文則作蠶而自以截爲正故以截標題而注蠶於下臧氏經注異字之說非是
謝見釋今本釋

文標題改作蠶乃不識字者之所爲也

諸慮

諸慮奚相郭注未詳釋文云慮本或作蠶施音驢一音力據反相舍人本作桑灝案諸慮疑卽都盧之聲轉漢書地理志都盧國師古曰都盧國人勁捷善緣高故張衡西京賦曰都盧尋橦又曰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超而究升也蓋奚相善爲緣木之蟲故以諸慮名之上文蟻齧桑亦能緣木上下者也郝氏曰此蟲名奚桑與齧桑相次疑是其類是也葛屨亦緣木而生故釋木又有諸慮山屨之稱矣

次蠶

次蜚蠊蠃蠃蠃螯郭注今江東呼蝦螯校勘記曰按
經文蜚字於六書皆不合出非諧聲也以諧聲求之當
是作蠃从蚺蜚聲與說文蚺蠃同字灝案蠃字从出各
本皆同唐石經亦同臧氏以爲六書不合而以蚺蠃之
字當之殊爲紕繆郝氏作義疏信從其說徑改經文作
蠃貽誤甚矣今案次蜚卽蠃蠃之轉聲蜚从出與蚺同
陶宏景注名醫別錄曰蜘蛛亦名蚺蠃蚺蠃卽蝦螯說
文作蠃蠃皆蛛蠃之轉聲今北人讀出爲尺輪切正與
蠃聲相近也臧氏蓋以蜚字不見於說文而疑之不知
經典所有之字許書失載者多矣豈可盡廢之也

土蠃木蠃

土蠶郭注今江東呼大蠶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蠶啖其子卽馬蠶今荆巴間呼爲蠶音憚又木蠶注似土蠶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蠶又食其子按勣記曰唐石經單疏本注疏本同釋文蠶字又作蜂按此經作蠶注作蜂雪牕本注中五蠶字皆作蜂是也灝案今各本經注皆作蠶獨雪牕本作蜂此蠶之俗省不足爲據臧氏創爲經注異字之說故偏據一本以爲左證也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郝氏義疏曰說文以豸爲獸長脊行豸豸然蓋凡蟲無足者身恒橢長行而穹隆其脊如螂蚘虵之類是也灝案郝疏皮傳之說耳據字

形蟲無足而多有足凡从多之字類皆有足之物而無足者乃从虫从𧈧从蟲疑爾雅互易之譌也

釋魚

鼃鼃

鼃鼃蟾諸郭注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蚊釋文鼃起據反鼃音秋通志堂本釋文鼃作鼃戴氏震曰鼃當作鼃說文鼃七宿切或作鼃又鼃式之切引詩得此鼃鼃鼃當作鼃說文誤陸音鼃爲秋亦非是按勘記曰鼃當爲鼃說文鼃鼃同字非誤其引詩得此鼃鼃今毛詩作戚施鼃與戚鼃與施皆聲相近斯其證矣釋文鼃爲鼃之訛灝案戴謂鼃當作鼃是也其謂鼃與鼃同而以

說文爲誤則繆臧氏謂𧈧當作𧈧是也以釋文𧈧爲𧈧之訛則非也釋文舊本作𧈧者乃𧈧之異文據此知陸氏所見本作𧈧而附載𧈧本亦作𧈧於下旣作𧈧則𧈧字必不音起據反其𧈧音秋者卽𧈧之聲轉耳此爲後人所竄亂其迹顯然也又案此條不但經文當作𧈧郭注去蚊疑亦去父之謬也

𧈧𧈧蛇

𧈧𧈧蛇郭注龍類也能興雲霧而游其中釋文上一字作𧈧从虫从朕注云直錦反字又作朕下一字作𧈧从虫从朕注云字又作𧈧徒登反灝案說文云𧈧神蛇也从虫朕聲徒登切並無直錦反之音朕篆書作𧈧卽朕

字凡騰騰勝勝諸偏旁作朕而朕兆字專作朕者乃隸體之異實無二字今以其重名而欲強分之改上一字偏旁作朕音直錦反此不識字者所爲或又徑改正文作朕尤爲庸妄陸氏既不審辨唐石經復從而書之貽誤後學甚矣此當從陸氏所記字又作騰爲是騰騰蛇者騰之爲言騰也以其騰游雲霧而名之也按勘記據文選思元賦注藝文類聚卷九十六並引爾雅作騰蛇足爲明證而近人猶多未愜盧氏召弓刻釋文郝氏作義疏皆不能辨故詳論之

蝮虺

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郭注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

此自一種蛇名爲蝮虺邵氏正義曰郭憲以爲其所稱乃土虺而非綬文之蝮故其圖讚云蛇之爲類厥名爲虺其尾似頭其頭似尾虎豹可踐此蛇忌履今土虺伏地不見首尾與土同色螫人至死所在有之眾經音義引郭氏三倉解詁云蝮蛇色如綬文間有鬚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有牙最毒此爲異蛇而非所在有之之土虺也郝氏義疏亦曰爾雅所釋乃是土虺今山中人多有見者福山棲霞謂之土腳蛇江淮間謂之土骨蛇長一尺許頭尾相等狀類土色人誤踐之躍起中人爾雅首大如擘擘蓋臂之假借臂謂手以上者與身博三寸相等也灝案邵郝二家皆以爲爾雅所釋是土虺竊

恐未然虺本小蛇之名吳語曰爲虺弗摧爲蛇將奈何
韋注虺小蛇大是也小雅六月云胡爲虺蜴亦謂小蛇
與蜥蜴也其大者則曰王虺楚辭大招王虺騫只王注
王虺大蛇是也蜥蛇或謂之蜥虺亦大蛇也至於土虺
乃別是一種因其毒螫人似蛇虺之類故名之曰土虺
今爾雅但云蜥虺而不言土虺不當如一家所說郝氏
讀孽爲臂以合土虺身首如一之形雖似巧合而其義
轉拙果如所言爾雅何不直曰博三寸首大如身更爲
簡當而乃以人臂爲喻又不直言臂而假孽爲之故作
迂回豈其然乎郭景純云頭大如人孽指增指字以釋
孽則其意自以爲綴文之蜥蛇而非謂身首如一之士

虺詞旨瞭然其云此自一種蛇者承上文賦蜚蜚騰蛇
蜚王蛇而言耳至邵氏所引圖讚殊有可疑景純所撰
爾雅圖讚隋時已亡其山海經圖讚世亦罕傳本唯明
藏經中有之郝氏附刊於所著山海經箋疏之後今檢
其書並無其尾似頭其頭似尾之讚且遍考山海經祇
有言蝮虺而無土虺景純何以爲之讚耶余竊未敢信
也釋文以蝮虫標題注云虫卽虺字蓋因說文以虫爲
蝮虺本字故云爾非爾雅諸本有作虫者也其下文云
本今作虺乃所據見行之本臧氏讀之未審以爲經注
異字而謂唐石經以下諸本皆後人沿注所改其繆甚
矣若如所說陸氏當辨注之是非何前後皆無一語及

之邪餘辨見前鵠鵠篇說文以虫爲鵠
鵠乃許君之偶誤辨見說文箋

釋鳥

鵠鵠老鵠鵠

鵠鵠老鵠鵠左氏昭十七年傳疏云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斷老上屬鵠下屬解云鵠一名鵠老鵠一名鵠鵠雀也唯樊光斷鵠鵠爲句以老下屬注云春秋云九鵠爲九農正九鵠者春鵠夏鵠秋鵠冬鵠棘鵠行鵠宵鵠桑鵠老鵠是以老爲下屬灝案此二說各有一是郭云鵠鵠也俗呼爲癡鳥癡鳥卽鵠老之轉語鵠下當有老字明矣鵠爲老鵠賈逵蔡邕杜預諸說竝同說文云老鵠鵠也鵠欺老也更無疑義蓋老字有二今奪其一也

釋文引字林云鴝句喙鳥卽鴝鵒也鴝當讀與喙同舊音丑絹反似誤又案老鴈鴝乃下文九鴈之一錯簡在此又重出桑鴈竊脂一句說見後

九鴈

春鴈鴝鵒夏鴈竊立秋鴈竊藍冬鴈竊黃桑鴈竊脂棘鴈竊丹行鴈喑喑宵鴈嘖嘖邢疏云昭十七年左傳九鴈爲九農正賈逵注云春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鴈竊立趣民耘苗者也秋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鴈喑喑晝爲民驅鳥者也宵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桑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老鴈鴝鵒趣民收麥令

不得晏起者也舍人樊光注與賈注同說文作雇云九雇農桑候鳥雇民不姪者也春雇鵙盾夏雇竊玄秋雇竊藍冬雇竊黃棘雇竊丹行雇暗暗宵雇噴噴桑雇竊脂老雇鵙也雇或作鵙籀文作鵙蔡邕獨斷略同賈義灝案今爾雅奪老鴈鵙鵙一句錯簡在前作老鴈鵙又重出桑鴈竊脂一句於老鴈鵙之次當依賈許諸說於此段之未補老鴈鵙鵙一句以足九雇之數說文鳥部有鵙無鵙而隹部雇下說九雇作鵙內則亦有鵙字今從賈侍中說書之邵氏正義臧氏爾雅漢注乃於此刪去桑鴈竊脂而存上文之錯簡殊爲無識郝氏反以爲是謂唐石經重出桑鴈竊脂一句於冬鴈竊黃之下乃校書者妄意屏入其說別無明據恩謂與

其臆測妄刪而經文仍復差互固莫若從賈許而補完其義使整齊矣又案孔冲遠云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也卽如此言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號貓鼬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竊卽古之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爲淺白也此說確不可易而郝氏乃以爲似是而非謂訓竊爲淺但可施於下文竊藍竊黃而說竊脂則舛可謂固蔽矣其必欲分九鳥而二之殆亦由此

鴛澤虞

鴛澤虞郭注今鴛澤鳥似水鴛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

輒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俗呼爲護田鳥此
謂鷺一名澤虞說文作鷺云澤虞也段注若周禮之澤
虞是也太平御覽引孫炎云鷺鳩或謂紡澤虞其別名
也邵氏晉涵曰方言云鷺鳩或謂之鷺澤故孫炎引爲
一鳥郭氏方言注以爲別一鳥名則鷺鳩非澤虞也顯
案方言以鷺鳩卽戴鷺又云或謂之鷺澤是旣濶其名
又斷鷺澤爲句殊爲大誤尋其致誤之由蓋因爾雅諸
鷺與戴鷺鷺澤虞相連失於辨別遂致此謬正如郭氏
以鷺鷥與狂茅鷺怪鷺等相連而注云鷺鷥也郭注之
誤郝氏
義疏已
辨之

鷺頭鷺

鵠頭鵠郭注似鳬腳近尾略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鵠音
體箭邵氏正義曰張揖注子虛賦云鵠鵠頭鳥也是以
鵠頭一名鵠也郭不從者以西山經云青要山其中有
鳥名鵠狀如鳬是鵠爲鳥名頭鵠其別名也又郭注南
山經云鵠似鳬而小腳近尾音體箭之體與此注略同
灝案邵說誤也郭景純但謂鵠卽魚鵠未嘗以頭鵠爲
句讀西山經云有鳥名鵠者亦鵠頭之省稱不得以此
斷爾雅鵠字爲句而謂一名頭鵠也郭注南山經云鵠
似鳬則以鵠自爲一名而鵠頭連讀明矣鵠頭者言其
頭頸曲戾如拗也凡物相交紐必曲戾故謂之鵠鵠者
拗也鵠者交也此與鵠鵠異類

皇黃鳥 倉庚商庚 鷺黃楚雀 倉庚鰲黃

也

皇黃鳥郭注云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又倉庚商庚注云卽鷺黃也又鷺黃楚雀注云卽倉庚也又倉庚鰲黃也注云其色鰲黑而黃因以名云郝氏義疏曰釋倉庚一鳥而文凡三四見必叔孫通梁文所附益者瀕案爾雅本文祇有皇黃鳥倉庚商庚二句其鷺黃楚雀及倉庚鰲黃也則後來所附益者也詩周南毛傳云黃鳥搏黍也卽皇黃鳥幽風傳曰倉庚離黃也卽倉庚商庚本是一鳥詩疏引陸璣疏云黃鳥黃離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一

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說殊牽混郝云黃鳥卽今黃雀
非倉庚得之而又謂離黃卽黃栗留則仍有未審陸疏
引里語云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否乃言黃鳥搏黍卽
小雅所云黃鳥黃鳥無啄我粟者也栗留狀其色之黃
因栗之聲轉爲離與倉庚之名離黃相犯陸氏遂誤合
爲一耳說文云離黃倉庚也又云離離黃也一曰楚雀
也其色黎黑而黃此二字二義黃鳥黎黑而黃與倉庚
之純黃色者有異故名之曰離離从勑聲古音在齊部
與離聲之在歌部者絕異爾雅之鴛黃楚雀乃後來所
增至卷末倉庚離黃也五字及注更爲疣贅不足辨矣

釋獸

寓屬

輟記曰說文螻善援禺屬周禮司尊彝注雖禺屬印
禺而長尾是許叔重鄭康成所據爾雅皆作禺說文禺
母猴屬殆曰蒙頌侯狀以下言之今本作寓屬邢疏以
寄寓木上釋之非阮太傳曰寓屬對釋畜言之畜者人
所養也寓屬者寄居於野者也自麋以下至末皆是也
若說文周禮注之禺屬單謂母猴類與此寓屬絕不相
涉舊校非也灝案阮說失之獸居山野自是其常豈得
以在野爲寄寓而謂之寓屬乎臧氏以爲當作禺是也
然二字自是古通其以蒙頌侯狀以下爲禺屬亦未盡
得之凡獸之似人形者皆曰禺

詳說
文義

自佛狒以下蒙頌

孫蟻獲父虞雖猩猩闕洩皆寓屬也彙毛刺以上疑亦有標目書所屬者而傳寫佚之如麋牡麋牝麋其子麋其跡蹊絕有力狄鹿牡麋牝麋其子麋其跡速絕有力麋及狸子隸豺子貍子獾之類皆別其牝牡與所生而兼及其跡與力也虎竊毛謂之號貓獬白豹彪白虎彪黑虎黠無前足麋父麋足斜狗足雜脩毫彙毛刺威夷長脊麋麋短脰之類則形狀之異者也鼯鼠身長須羆貍似狸鼯如熊麋大羊麋大鹿麋如馬獐如羊之類則種類之殊者也蓋不獨佚其標題抑且有錯簡矣

釋畜

畜

釋文云畜許又反本又作𪔐音同字林云𪔐產也經典並作畜字案釋獸釋畜二篇俱釋獸而異其名者畜是畜養之名獸是毛蟲總號灝案𪔐獸本一字相承增犬旁顏氏匡謬正俗曰徐仙民音𪔐爲始售反是也釋文所載畜本又作𪔐者乃誤本蓋淺人不知𪔐本獸字而誤認爲卽畜字耳乃陸氏旣引字林以辨其誤字林云𪔐產也謂卽凡獸字也又云經典並作畜字者謂此釋畜篇經典並作畜也而段注說文偏據爾雅誤本以𪔐爲畜斯眞索解之難矣

𪔐𪔐𪔐善陞廡

𪔐𪔐𪔐善陞廡郭注𪔐𪔐𪔐如𪔐而健上山秦時有𪔐𪔐苑釋文云蹄字又作𪔐𪔐本或作研引舍人云𪔐𪔐

者溷蹄也研平也溷蹄平正善陞甌者能登山隙也李
云駢者其蹄正堅而平似研又駢駢枝蹄研善陞甌郭
注駢駢亦似馬而牛蹄釋文引舍人云枝蹄者枝足也
李云駢駢其迹枝平似研亦能登高懸危險也孫云駢
駢之馬枝蹄如牛而下平郝氏義疏曰嘉慶十七年六
月友人示余畫馬卷馬與常馬無異體幹微豐唯足踠
上一小蹠爲異邵氏晉涵跋尾以爲卽爾雅駢駢也又
以枝蹄如牛爲孫郭之誤愚謂枝蹄卽岐蹄云如牛者
是矣此圖內馬乃縣蹠如狗而非岐蹠蓋馬之異狀耳
非爾雅駢駢也灝案諸說訓研爲平者皆誤郭以枝蹄
爲牛蹠亦非也說文云蹠獸足企也又云企舉踵也凡

獸足前趾踣地而後小高如人舉踵延企故曰獸足
企獸足企謂之跂枝踣跂者蓋足上有枝指郝氏所見
馬圓足踣上有一小踣者是也此踣亦曰縣踣說文釋
犬云狗之有縣踣者也蓋凡犬四趾唯獵犬足上有一
趾謂之縣踣獵犬有縣踣故善走騶駼善陞廳宜也郭
景純以枝踣爲似牛踣蓋誤以獸足企當之謂牛腳後
垂肉爲枝踣也郝氏亦未解跂之字義而承其誤故分
枝踣縣踣爲二至舍人孫李諸家因別本跂或作研而
訓爲平則望文爲說耳又案此節上二句重出而文不
備蓋誤衍也騶駼以踣異澤而名之則曰騶踣故秦有
騶踣苑漢爲昆踣殿非別有一種馬名騶踣也

駮牝驪牡

駮牝驪牡元駒馬驂郭注曰詩云駮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爲驂見周禮元駒小馬別名褭驂耳技勘記曰唐石經注疏本作駮牝驪牡雪圃本作駮牝驪牝駮古讀若驪故爾雅以驪牡釋詩駮牝釋文駮牝頻忍反下同指下驪牝之牝也今本作驪牡係妄改陸云孫注改上駮牝爲牡讀與郭異因下作驪牝故言上駮牝別之且以明下驪牝爲孫郭同也灝案技勘記說是也周禮廋人云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駮六尺以上爲馬蓋以其高大而貴重之因異其稱非別有一種馬名龍名駮也若又再分牝牡而爲之立名斯不然矣且驪者深

黑色也元者黑而有赤色者也

此見釋獸云麋牡麇牝

麋鹿牡麇牝麇麇牡麇牝麇狼牡麇牝狼釋畜云羊牡

玃牝玃夏羊牡玃牝玃皆因其族類分立牝牡之名而

馬之牡曰騊牝曰騊本篇又自有明文未聞但以毛色

別其牝牡者若云騊牡騊牝元則是騊必爲牡元必爲

牝矣有是理乎爾雅以騊牝釋詩之騊牝殆無可疑孫

叔然習見釋獸釋畜分別牝牡之文誤斷元字爲句遂

改上牝字爲牡而以騊牡騊牝元爲句鄭氏因之

見周禮

唐石經以下牝牝字與孫鄭互易則久後來傳寫之

誤今本釋文作騊牝騊牡者亦後人所以而非陸氏之

舊若隋唐以前別本有作騊牝騊牡者當有辨不

獨專指孫注之改本矣以是明之此條一誤再誤幸雪
臆本廬存尙可考見學者勿疑可也臧氏玉林經義錄
記以周禮鄭注所
引爾雅爲是而以其所見之本作駟駟牝牡者爲郭氏
所改恭未能精加審辨然所見之本則正與雪臆本同
也其孫鏞堂爲阮氏分纂校勘記以駟牝
駟牝爲是而不敢回護斯平心之論矣

白馬黑唇駟黑喙駟

說文云駟黃馬黑喙段注曰釋畜曰白馬黑唇駟黑喙
駟如爾雅之文則駟是白馬黑喙也秦風傳曰黃馬黑
喙曰駟許本之豈今爾雅奪黃馬二字與郭云今之淺
黃色者爲駟馬灝案段說是也郝氏爾雅義疏以釋文
引孫本駟作牝謂以詩傳黃牛黑唇曰牝推之則此白
馬疑黃馬之誤其說亦似是然細釋文義仍以段說爲

優蓋孫本作牝與白馬文不相應如以白字爲誤則玉
篇廣韻駘下並云白馬黑脣皆本於爾雅足證今本之
非誤且駘與駟若同毛色則脣喙無別何爲異名惟其
白馬黑脣黃馬黑喙斯可並舉耳以此知黑喙駟之上
必奪黃馬二字無疑也

通介堂經說卷三十五

徐灝學

論語

學而

有朋

有朋自遠方來包咸注同門曰朋毛氏奇齡曰朋是門
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
閭戶學僅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
易也若朱注作同類則他無可攷惟孟子有云聖人與
我同類者然是凡人汎稱非朋矣灝案毛說誤甚朋之
本義起於兩貝爲朋

漢書食貨志大貝十朋蘇林
曰兩貝爲朋說詳說文箋

引申

之凡相比對者皆曰朋故兩尊爲朋酒相交爲朋友承
習既久省而言之但曰朋包氏訓爲同門可也朱子訓
爲同類亦未爲非毛氏謂朋爲門戶之名斯失之遠矣
爲政

譬如北辰

毛氏奇齡曰爲政以德是以德爲政北辰比德照星其
政謂一德既立而眾政具舉譬之天象但樞機在裏而
鈞軸自運若云以簡御煩以寡御眾無爲而天下歸之
則是無爲而治之譬如驢頭馬嘴矣包注德者無爲注漢
儒攬和黃老之言爲政以德正是有爲禮記哀公問爲
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

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夫子此言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爲解爲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也灝案北辰之象本兼動靜二義毛說亦自可通但夫子所以取譬實因其有無爲之象所謂樞機在我鈞軸自運卽無爲也如曰有爲則無須以此爲喻矣無爲而治論語本有明文不得以爲攙和黃老若哀公問則自爲一說不必舍此取彼故爲立異也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灝案孔子雖生知之聖亦有循序漸進之時蓋閱歷久而愈深德業積而後大非童稚之年卽從容中道不思而得故自十五志於學至七十而從心也而說者謂聖

人未必如是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又或謂
示學者不可獵等而進半途而廢此恐非聖人之意夫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非必人人皆然烏有所謂獵等
盈科者乎慎厥身修思永皋陶所以詔禹也聖敬日躋
商頌所以稱湯也然則聖人固有脩省之功孔子嘗學
琴於師襄問禮於老子而其讀易至於韋編三絕豈自
謂生知之聖而遂未嘗學問也哉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朱注曰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毛
氏奇齡曰包咸舊注原云犬能守禦馬能服乘

案包注原作犬

以守禦馬 皆養人者彼所不足者敬耳是以犬馬指人
以代勞 子言卽何晏異說亦云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帶以
無以次別謂人之養人自妻帑僮僕以至犬馬雖所養
不一猶必以敬爲差等而況於父母是何氏亦竝未嘗
以犬馬擬親不意數千年其遵之包注一朝改之斥親
以犬馬之名尊經與抑垂教與或疑犬馬焉能養人則
養不一端不止飲食孝經親生之郝下以養父母未有
孩幼能飲食親者也灝案包注本有未安犬以守禦馬
以代勞終不得謂之養人不如何注爲長朱子實本其
說惟云與養犬馬何異以犬馬與親相提竝論未免小
有謬病耳西河培擊朱子不遺餘力故竝廢何說而其

所云自妻帑僮僕以至犬馬乃反爲之發明蓋仰事俯
畜人道之常自妻帑僮僕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實未嘗
以犬馬擬親如此解說義理分明至於二字更有著落
蓋本文雖無妻帑僮僕字樣而夫子語意實然斯不刊
之定論也毛意有所偏故於其說之是者而自昧之使
其平心攷索烏有是哉此條尤有關係且取足以惑人
故爲揭而出之

攻乎異端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趙注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
端不同歸也集注范氏曰攻專治也異端非聖人之道
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

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灝案凡學有歧趨者皆曰異端。趙云異端不同歸卽歧趨之謂也。孔子之時楊墨之說未盛行此言似非爲楊墨而發。且仲尼之徒豈有專治楊墨而欲精之者乎。荀子勸學篇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攻乎異端之謂也。

八脩

繪事後素

繪事後素鄭注曰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灝案繪事設色本無一定從未聞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

布其閒者不知鄭所指爲畫何物而如此設色也其說殊未確朱注云後素後於素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蓋本考工記繪畫之事後素工然亦未聞繪畫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者其說仍未安也今案素以爲絢其義相反故子夏疑之而舉以爲問繪事後素者謂設色旣畢以粉素施於其背卽畫家背面傅粉之法也考工記所謂繪畫之事後素工正是此義唐宋以來相傳背面傅粉之法蓋古法也繪事後素則正面之色倍顯故曰素以爲絢矣然夫子亦但解釋詩義而未嘗別有會心子夏聞之因悟禮之爲用與後素同功故復有禮後之問夫子歎其起予與子貢引詩稱其告往

知來情事相似孔注謂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與鄭
云喻美女須有美質亦須禮以成之皆未得語氣如夫
子先以禮爲喻尙何起予之歎乎樂記曰是故先王有
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
皆以禮終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卽禮後之義也蓋冠昏喪祭
以禮爲之節文孝弟亦以禮爲之節文也人有禮則其
行事愈明矣楊中玄立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
可以學禮爲解亦未合忠信可以學禮可
釋禮後而自受采不可以釋後素蓋彼自言其質而
此所謂素則指粉素言各有所當也毛西河已辨之

餼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朱注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

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毛氏曰告朔與視朔不同告朔以特羊告廟請朔而行然後皮弁視朔以聽此一月之政明是兩事故春秋文六年始不告朔至十六年然後不視朔兩時兩經展卷卽見今但注告朔而以視朔當之魯文公原不告朔而反引不視朔以證之此是何說灝案告朔與視朔雖屬兩事而實相因蓋有告朔而不視朔者未有視朔而不告朔者何則視朔聽政必須人君親行至於告朔則或可遣卿大夫代也餼羊之設原爲告朔而用若竝不告朔有司斷無仍供此羊然則子貢欲去之正爲魯人但告朔而

不視朔朱子以文公不視朔爲廢禮之始甚爲確當
得反譏之春秋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在文十六年若
六年閏三月不告朔則以此閏於法不合之故非常月
皆然也

說見左傳

但是月雖不告朔而猶朝於廟足見當時

告朔之禮未敢廢毛氏謂文公原不告朔抑又誣矣

里仁

求爲可知也

洪氏邁容齋隨筆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
求爲可知也爲之說者皆以爲當求爲可知之行唯謝
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難
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予以爲君子不以無

位爲患而以無所立爲患不以莫己知爲患而以求爲
可知爲患第四句蓋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
然求爲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灝案如景盧說則是勿
患莫己知而求知也乍讀似亦可通然實不合語氣不
患無位不患莫己知同一句法且求爲可知非無人知
而急於求知之謂也不患無位患無所建立故曰患所
以立不患莫己知患無可見知故曰求爲可知包咸云
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朱子曰可知謂可以見知
之實二說皆確當謝氏誤讀求字景盧遂生異說非正
說也

參乎

釋文參所金反九經字樣曰𣎵𣎵上說文下隸省與參字不同參音驂參字从𠂔音累今經典相承通作參灝案參本列宿之名說文作𣎵或省作𣎵从𠂔𣎵象星形𠂔聲假𣎵爲三數之三又爲參伍字隸作參者𣎵之變體耳唐元度以𣎵爲隸省謂與參字不同蓋未悉隸變源流其以參爲从垚土之𠂔則彌爲甚謬參之古音讀所金反聲轉爲蒼含反曾子字子輿蓋取參乘之義而讀如森者古音相傳不變也此條釋文作參而羣經參不敏又書作𣎵蓋亦有所未審矣

吾道一以貫之

吾道一以貫之皇疏引王弼曰貫猶統也唯用一道以

貫統天下萬理也朱子所言萬殊一本之理與此略同
一貫宗旨自是如此而學者於忠恕之說猶有未達阮
太傅曰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此言孔子之道皆於
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壹以貫之猶
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說於忠恕有合而一貫
轉疏且貫雖訓事訓行但云吾道一以行之猶可若云
一以事之則不詞甚矣似未得也今案夫子嘗語子貢
謂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則貫謂貫通明矣蓋一
貫之道至廣至大就學問言禮樂射御書數一貫也以
脩身行道言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亦一貫也

極而言之則聖人之道與天地參故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至此則八達四通而統貫無遺矣夫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卽所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也曾子忠恕之旨其枉斯乎是誠真積力久默契心通故唯然而無疑矣

公冶長

仁而不佞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灝案此仁非謂仁之全德佞亦非謂邪佞蓋或人之意以誠實爲仁巧慧爲佞謂仲弓之

爲人誠實而不巧慧耳廣雅曰佞巧也佞字祇作巧慧
解故古人恆以不佞自謙猶今人言拙也仁卽木訥近
仁之仁朱子所謂厚重簡默是也巧慧者有口辯故孔
子曰禦人以口給焉用佞書金縢予仁若考與此相反
而義同巧古通作考周公自謂予誠實而巧慧多材多
藝能事鬼神也

足恭

巧言令色足恭孔注曰足恭僂僻貌邢疏曰僂僻謂僂
習盤僻其足以爲恭也灝案古人席地而坐跪足向後
有所敬則引身長跼史記范雎傳秦王跼而請是也足
恭謂非所當敬而長跼以取媚也洪氏頤煊引大戴記

曾子立事篇足恭而以聖是足讀如字之證邢疏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失之迂矣

雍也

觚不觚

觚不觚觚哉觚哉馬融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也王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何晏曰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皇疏曰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則明有觚之用也當于爾時用觚酌酒而沈湎無度故孔子曰觚不觚也灝案禮器甚多何獨言觚恐不如馬王所說何云以喻爲政與馬王義別然亦未得其旨朱注曰或曰酒器或

曰木簡今案木簡是也顏師古注急就篇曰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卽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稜也顏說似長於舊說云六面八面者蓋以韋繩編簡卷束卽成六面八面其折角處有稜故謂之觚後人未覩此制故不知其說耳簡之爲物用則展布不用則卷而藏之夫子之歎其旨微矣

子見南子

舊說皆以天厭之爲孔子矢誓之辭但與弟子言何至是且南子淫亂會何損於聖人而子路不悅一似忿形於色致令夫子設誓子路亦何至是耶孔安國雖用舊

說而云義可疑焉則亦知有未確也今案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今孔子既不仕衛而見南子此子路所以不悅也蓋子路嘗欲夫子仕衛者也夫子之見南子爲荅其禮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荅焉而其不仕之故則平日未便明言子路既未喻其旨若仍託辭解說終難釋然故於此更不得不以直告也孔子所否者爲天厭絕衛國也否史記作不卽古否字謂不仕也記者因其辭直故曰矢之矢者直辭非誓辭也攷史記孔子世家子見南子在衛靈公之時而子路嘗爲蒲邑大夫久欲夫子仕衛故出公初立有待子爲政之問是其明徵孟子萬章篇曰孔子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趙注

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見而不仕此
孔子不欲仕衛之證也孔子嘗言靈公無道與天厭之
之語正合其平日不冒明言者卽朱子所謂君子居是
邦不非其君之意至此因子路不悅而始發之與子貢
設爲夷齊之間不敢質言遙相映對合而觀之當日情
事尙歷歷可觀也

述而

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馬融曰申申天和舒
之貌灝案申者申也說文曰申神也段注神當作申如已巳也之例是也天者屈
也說言其屈申皆自如也段氏若膺曰不屈不申之間
斯爲聖人之容非也記者明

云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安得云不屈馬說未備楊中立
不申且不屈不申之閒成何容乎
日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分容與色臆說也

泰伯

關雎之亂

吳仁傑曰樂記言大武之舞復亂以飭歸正義曰亂治
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蓋舞者其初紛
倫赴節不依行位比曲終則復整治焉故謂之亂今舞
考尙如此詩樂所以節舞者也故其詩辭之終亦謂之
亂商頌輯之亂是已樂曲之終亦謂之亂關雎之亂是
已灝案亂有絕止義故絕流而渡曰亂流以整飭言則
治也以曲終言則止也又三頌皆爲舞容阮太傅說故曰輯

之亂

子罕

拜下

拜下禮也朱注曰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
升成拜毛氏奇齡曰禮凡有燕錫君行享賚則臣或下
階行謝及君辭之而後升階畢其儀此謝拜非禮拜也
拜者禮拜也禮拜則君何得辭禮拜則臣何得升階以
成拜此雖襲舊注然非是矣灝案毛說妄也攷燕聘大
射諸禮媵爵於公及受爵皆降階再拜稽首唯賓降拜
公命小臣辭乃升成拜以其爲賓故特異之升成拜非
拜謝之儀也又公食大夫禮拜至授食侑幣賓皆降拜

辭乃升成拜下文云明日賓朝服拜賜於朝拜食與
皆再拜稽首更顯有明文西河分謝拜禮拜爲二
應說無當凡臣見君之禮以拜下爲敬君辭之乃升成
拜從君命也春秋之世蓋有不待辭而拜乎上者其後
相習成風遂不復有拜下之儀矣故夫子之言如此

雖少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邢疏曰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
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灝案疏釋少爲少坐非也經文
但言少不得增字說之皇本作少者較優然雖無者字
亦當爲少長之少朱注亦曰少去聲言雖少必作者嫌
謂己之齒長則不必作耳

鄉黨

復其位

復其位朱注曰沒階趨就位也復位踧躅敬之餘也毛氏奇齡曰舊注以此位爲卽過位之位不知何據又改作己之朝位夫朝位有三一在門屏之外公門之內則外朝位也一在門屏之內堂階之下則內朝位也一在堂階之上寢庭之下則朝端位也此與三位俱不合揣注意必指階下一朝位然復者謂卽所從來而反其所也今從門屏入而出就階下焉得云復若謂階下有本位卽其位也出而就其位亦便是復則無論未就位而稱復位必司士所不許卽明一出字出者退朝之稱未

有退朝而又就朝位於階下者孔氏曰此來時所過位也向從此來今復之也灝案此真吹毛索瘢矣夫過位者外朝門屏之間君之虛位也至內朝而攝齊外堂則面君矣當其未升堂之先階下自有所立之位既升堂而降階復位則所復者向所立之處也又安得非之乎孔氏謂復來時所過位本有未明西河以爲此位卽過位之位尤謬如此則將臣復君位乎若謂行而過之之處則又何位之可復乎至出字更不容泥對外堂言則降階爲出耳豈退朝之謂乎

必有寢衣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朱注曰齋不解衣而寢別有寢

衣其半蓋以覆足毛氏奇齡曰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其曰必有者以寢衣與褻裘對褻裘以覆手而可用短寢衣以覆足則必長也若謂齋時所衣則遍攷禮文自明衣外別無其名且亦無齋寢不解衣之文灝案被固名寢衣而此寢衣不必是被人未有無被者何必聖人乎毛氏謂必有云者以寢衣褻裘相對亦強詞耳朱子云齋不解衣而寢於理自合此不必求禮文爲證也惟云其半覆足則無此制度或曰寢衣卽今之中衣長一身有半謂一身之半也此說似爲得之然愚竊謂非惟齋服爲然也平居實恆服之蓋聖人不裸體而寢也如此則勿煩移置齋必有明衣布之

下而義理自通矣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必朝服而朝朱注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毛氏奇齡曰古無致仕官月朔朝君之禮況夫子致仕卽已去魯及還魯而所仕之舊君已亡矣未有舊君不會朝而無事而朝後君者陳恆弑君而入朝請討非月朔常朝也又且月朔不止視朝禮凡月朔必先朝廟然後告朔視朔聽朔歷行諸大政而於是始朝故此節大意謂夫子謹月朔必先服聽朔之服於以入朝而君不聽朔夫然後易朝服而朝於君所謂必朝服而朝者謂必以朝服行之朝時不先服也玉藻孔子曰朝服

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禮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而士

冠禮云皮弁素積國君視朔之服灝案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鄭注云此與

君視朔之服也不得併作禮經原文皮弁以鹿皮爲弁而璫以玉素積卽

素衣而裳積者若朝服則元端素裳與此不同孔安國

謂朝服卽皮弁服似他朝以元端而月朔因聽朔而兼

用之則子言卒朔後服不可通矣灝案吉月之朝是否

枉致仕之後本無可致惟毛云舊君已亡未有舊君不

會朝而無事而朝後君則殊不然夫子自衛反魯哀公

嘗問政於其卒也爲之作諫君臣之誼甚親平時必有

入朝之事月朔而朝或夫子特爲致敬亦未可知致仕

者朝謁之儀在古時亦當有其禮非必每朝皆與羣臣

進見也卽如毛說以爲仕魯時事所解亦尙未確毛云
先服聽朔之服君不聽朔然後易服而朝如此則禮制
有定盡人而然何獨孔子乎皇侃云君雖不視朔而孔
子月朔必服而以朝是也此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孔子曰我愛其禮正足互相發明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皇疏云食不厭精者此兼明常禮
也食若麤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云膾不厭
細者細切魚及肉皆曰膾也旣腥食之故不厭細者也
邢疏云牛與羊魚之腥醢而切之爲膾飯與膾所尙精
細也集注因之灝案此恐非記者之意竊謂厭與饜同

洛誥萬年厭于乃德馬注厭飲也用誥不可厭也韋注厭足也齊風還序釋文厭本或作壓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注厭也釋益食不必求其精故曰不壓精膾不必求其細故曰不壓細惟食饘而錫魚餒而肉敗與色惡臭惡之類乃不食耳

居不容

寢不尸居不容孔注曰爲室家之敬難久也灝案容字所包者廣踧踖與與朝廷之容也恂恂鄉黨之容也申申夭夭燕居之容也非必矜莊肅恭然後爲容亦不必束帶執圭趨翔進退乃謂之容也容貌出於自然豈有爲敬難久而自放者乎且燕居既有申申夭夭之容則居不容非燕居之謂矣今案居謂坐樂記鄭注居猶安坐也魯語韋注居

坐也容謂動言端坐不妄動也少儀手無容正義引盧植云不弄手也又數瞧毋爲口容鄭注曰口容弄口是容有動義居不容與寢不尸正相對非父黨無容之容也釋文容誤作客唐石經因之臧玉林爲之說曰居不容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孫同元按勘記以孔注有室家之敬難久之語遂謂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亡段若唐曰居不容者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者惡其生之同於死也皆穿鑿謬誕之甚夫人居家而以客禮自處而其家人以客禮待之不成笑話乎

憲問

斯已而已矣

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朱注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錢氏大昕曰唐石經莫己斯己皆作人己之己而已作已止之已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己同與石經正合集解此

經經者徒信己而已皇氏義疏申之云言孔子經經不
空隨世變唯自信己而已矣是唐以前論語斯己字皆
不作止解由於經文作己不作已也宋儒讀斯己爲已
未免改經文以就己說灝案斯已之已讀爲人己之己
其說難通何晏云徒信己而已與上句文氣不接且斯
非徒字之義或謂斯己者言己當自若也如此則是莫
我知也斯我而已矣頗覺不詞且卽以己當自若爲解
亦與已止之己其意無殊耳此何晏之誤而陸氏作解
文未之審辨唐石經因而書之平心而論當從朱子之
讀爲長不得謂之改經以就己說也

陽貨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 佛肸召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又佛肸召子欲往此二事
千古以爲大疑然聖人豈從畔者左氏定十二年傳公
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
伐之則公山不狃無召孔子事明矣史記孔子世家曰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又曰趙簡子伐中
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然則乃季氏趙簡子之召史有
明文論語但言召者蓋當時季氏趙簡子以君命召之
故記者不著季氏趙簡子也佛肸下疑脫畔字佛肸以
中牟畔公山不狃以費畔文義竝同因下有中牟字故
章首省之但云佛肸畔也

附辨史記錯簡

孔子世家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又定公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又定公十三年夏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孔子命中旬須樂頤下伐之灝案公山不狃以費畔左氏載之定十二年史記載之十三年雖小違異不甚相遠惟史記又載之定公九年則因八年有公山不狃因陽虎爲亂之事而牽連致誤其實季氏召孔子亦當載之十三年也孔安國論語注弗擾與陽虎共執季桓子其誤與史記同

通介堂經說卷三十六

徐顏學

孟子

梁惠王

靈臺靈沼

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趙注
曰孟子爲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
猶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
養文王者也朱注因之灝案大雅靈臺篇鄭箋云天子
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
邑于豐立靈臺正義曰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庶虔左

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據此則靈臺靈沼非民所命之名矣細繹孟子文義上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釋詩言庶民子來之意也又云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蓋文王所自謂也樂其有麋鹿魚鼈亦文王之自樂也下云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乃言與民同樂趙邠卿未得其旨朱子因之亦偶有未審

蓋亦反其本矣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灝案蓋疑益字之誤下文云王欲行之則益反其本矣與此正同

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

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趙注拯所也按勅記曰宋本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所作濟洪氏頤煊曰所當是拊字之譌字形相近灝案所作濟者以其義不可通而易之非趙意也洪氏謂拊譌作所亦非所與拊字形不近非拊之譌凡解詁例以恆言易曉之字釋難字拊字罕見不當以拊釋拯況拯拊本同一字尤不得以相訓也今案所當爲取草書形近之譌良六二不拯其隨虞注拯取也渙初六用拯馬釋文引子夏作拊拊取也廣雅亦曰拯取也

止或尼之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趙注尼止也灝案尼讀爲柅易姤
初六繫於金柅釋文引蜀才作尼王注柅者制動之主
正義引馬融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
此車謂紡車說詳
說文箋木部屎下

公孫丑

爾何會比予於管仲

爾何會比予於管仲趙注何會猶何乃也音義曰會丁
音憎則也乃也灝案趙訓會爲乃是也會古皆讀若憎
論語會是以爲孝乎釋文會音增馬云則皇侃云當也
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釋文會則登反是也今皆讀如
層又何會猶言何當與此何會相混矣

雖由此霸王

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灝案孟子嘗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且公孫丑嘗以管仲晏子之功爲問而孟子荅以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於此猶稱霸者何也蓋霸本作伯所謂長諸侯爲方伯者也周召分陟謂之二伯古通作霸轉爲去聲孟子所輕者桓文之功烈未至於王道耳非輕霸也故漢魏閒人常以王霸之業爲言後人昧於霸之本義因孟子輕桓文卑管仲遂竝霸業以爲不足道今則凡強橫無理之事皆謂之霸道矣

吾不憚焉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慙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趙注縮義也慙懼也灝案趙訓慙爲懼則是自反而不縮者雖褐寬博亦不懼也語氣似未順音義曰惴丁本作遙云音惴是也遙卽惴之假借字言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敢惴其勝負而與之爲敵也若自反而縮則雖千萬人吾往矣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趙注曰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達灝案趙訓壹爲閉塞其義甚精壹本作壹說文云壹專壹也从壺吉聲壹者壹壹也从凶从壺不得泄凶也易曰天

地壹壹今繫辭傳作細細又別作氤氲凡醞醞鬱蒸之
氣謂之壹壹聲轉爲抑鬱古人以和醞鬱草謂之鬱鬱
卽壹壹之本義故其字从壹引申爲凡抑鬱之稱朱子
以專一爲解其義本於說文專一卽固閉之義但不若
直訓爲閉塞之淺切著明耳左氏昭元年傳曰節宣其
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今無乃壹之則生疾
矣是卽所謂志壹動氣氣壹動志也人之知覺運動本
乎氣而志以主之故曰志氣之帥也血脈流行本乎體
而氣以行之故曰氣體之充也其最顯而易見者莫如
旋溺旋溺者氣之所行而志足以制之者也然或有所
遺而不自覺則志閉之故也是志不爲主而氣得自行

所謂志壹則動氣也又或欲其出而不可得則氣閉之
故也是氣不從令而志不得行所謂氣壹則動志也老
子曰道在矢溺此其一端與

無是餒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朱注餒飢乏而氣不充
體也灝案朱子意謂氣不充體則如飢乏而餒也趙注
云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說雖相似而訓
是爲此尙未合語氣竊謂是當讀爲時爾雅曰時是也
小雅十月之交篇豈曰不時毛傳時是也楚辭時懋
哉史記五帝紀時作是蓋二字古通無是餒也者猶言
無餒時也

污不至阿其所好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污不至阿其所好趙注
曰言三人雖小污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而
空譽之灝案左氏成十四年傳盡而不污釋文污曲也
漢書鄒陽傳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顏注或曰污曲
也蓋污讀爲迂故訓爲曲言縱迂曲亦不至阿其所好
也趙云小污不平蓋讀污爲窪下之窪失之

不屑 不屑不潔

伯夷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
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
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而

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
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趙注屑潔也伯
夷不潔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柳下惠援而止之謂
三黜不慙去也是不以去爲潔也灝案邶風谷風篇宴
爾新昏不我屑以毛傳訓屑爲絮絮卽古潔字故趙氏
承用之然非其義也孟子嘗以不屑不潔連言則二字
之不同義可知矣趙以不潔屬之諸侯又援而止之謂
三黜不慙去尤謬朱子引說文曰屑動作切切也不屑
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援而止之而止者
言欲去而可留也浼得孟子之指而屑潔仍沿故訓今
案屑之本義謂動作切切然故凡有所不爲者謂之不

屑因之爲無意于其事之稱不屑就謂無意于就不屑去亦無意于去也莊子則陽篇而心不屑與之俱正與此意同詩云不我屑以者言無意于我也告子篇予不屑之教誨也者言無意于教誨也盡心篇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不潔謂不脩飾與不脩邊幅義略同不屑不潔言無意于人亦不自脩飾也

達尊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趙注曰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灝案祭義曰咎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

鄭注臣能世祿曰富

周人貴親而

尚齒世祿宗親非常人所同貴故爵齒德爲達尊然齒尤尚矣

反於齊止於嬴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或疑孟子歸葬未幾輒反於齊似不終喪而復爲齊卿者明郝氏敬謂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含禭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嬴者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爲壇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近儒閻氏若璩引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以謂孟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殯後非葬後皆不出

齊都城之事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處杜注處今泰山巖縣其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里之外者且禮經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以禮非喪者所用以論匠事於止巖日故繫止於巖也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櫬而歎孟母見之則知孟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歿於齊也然則既歿而葬安終喪於家曷爲遽反於齊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耳前日有指取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說見四書釋地灝案郝京山說誤閻氏辨之當矣但謂孟子反齊在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爲卿則殊不然孟子使充

虞治木迫歸葬於魯反於齊而充虞猶同止於嬴是孟
母之喪虞固始終其事則前日云者必非三年之久可
知也毛氏奇齡以爲孟子特以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
合葬究之魯無家而齊有家反於齊反者反哭之反也
其說近是惟以反爲反哭猶失之拘既葬反哭虞於殯
宮喪禮固然然必謂此反於齊爲反哭則非其指也竊
謂孟子在齊久其家寄居臨淄故葬於魯而仍反於齊
此固人情之常無足異者固非既葬之後反而拜賜亦
非三年喪畢反而爲卿後儒之說愈繁轉假其事愈晦
至止於嬴更無足異此行路所經而有奇虞之問故竝
記之耳潛邸又謂禮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孟

子居母喪正齊衰故猶答充虞以言此尤迂拘西河已
辨之矣

說見經問

滕文公

定爲三年之喪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灝案此事甚可疑
以魯秉禮之國猶不行三年之喪其他可概見矣但攷
之春秋時事殊不其然左氏昭十年傳晉平公卒既葬
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在衰經
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
也時晉昭公當既葬卒哭之後而猶服衰經則其行三

年喪可知非若後世葬而卽吉也

杜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非也說詳

左傳又襄三十一年傳公薨子昭公立比及葬三易衰衰

衽如故衰則似既葬之後不復服者蓋古者斬衰三升

既葬改服六升之衰

說見儀禮以其冠爲受篇

此傳但記襄公未葬

以前之事耳不得執此疑其既葬卽吉也

同公喪制未

莊文公甫及再葬而使襄仲如齊納幣魯史尙大書特書若昭公有短喪之事斷無不謹而書之者以足明之

又襄十五年冬晉悼公卒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晉人

日以寡君之未禘祀謂三年之喪未畢也昭十一年齊

歸葬叔向日魯公室其卑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

慼是又明言其爲三年之喪又昭十五年傳王穆后崩

既葬除喪叔向日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服后

張而叔向之言猶然則謂春秋諸侯不行三年喪者誣矣然則滕臣何以言之大抵春秋世衰道微其變亂古制也以漸有既葬除衰卽以素縞終制如晉襄之墨衰者亦有絰祥之後遂行嘉禮如魯文公之納幣者然猶未敢公然除之也降至戰國風氣愈漓於是既葬卒哭遂免喪卽吉矣滕臣習見其事故其言如此所謂魯之先君必非伯禽滕之先君亦非叔繻也

方里而井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趙注曰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穀梁宣十五年傳曰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韓詩外傳曰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

田九百畝灝案廣長各三百步相乘得九萬步步百爲畝得田九百畝也然古法六尺爲步三百步爲一百八十丈安得處處皆平原廣野盡合此制蓋方里云者亦如算家挑土計方之法截長補短積九萬步卽爲一里不必皆正方形也今算家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亦但論其積如誤認爲畝必長方斯膠固不通矣

離婁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注曰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按勘記曰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邢

疏云郭注作十月推求文義趙注本作周十月夏八月
周十一月夏九月而經文本作歲十月徒枉成十一月
輿梁成也後人亂之閻監毛本作周十月夏九月周十
一月夏十月尙存舊迹廖孔韓本攷文古本作周十一
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則似是而實非矣周禮之
例凡夏正皆曰歲凡曰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皆
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吉不曰歲謂周正也孟子言歲
十月十一月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間則謂周正正與
周禮同例趙注未知其例今本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
令曰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灝案此廖孔韓本及攷
文古本趙注作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是

也傳寫者於周十一月誤脫一字周十二月譌二爲一
十行本及閩監毛本相承譌舛校勘記不爲審正更欲
改夏九月爲八月改夏十月爲九月謂經文本作十月
徒杠成十一月與梁成以遷就其夏正之謬說殊爲妄
誕孟子所言歲月自指當時周正而言不得援周禮正
歲爲例且國語曰夏令十月成梁孟子云十二月與梁
成夏令十月正是周之十二月若如校勘記所改十一
月與梁成則周之十一月乃夏九月矣而謂孟子與國
語合何其矛盾如此乎至爾雅郭注引孟子十月徒杠
成亦偶脫一字此單疏本雪牕本之誤各注疏本皆不
誤今偏以誤本爲據以證趙注遂欲竝改孟子原文其

慎甚矣孟子校勘記爲李氏銳所分纂阮太傅未加覆
勘段氏玉裁作說文注爲其說所誤乃以十一月與梁
成爲孟子古本如是沿譌襲謬貽誤後人不可以不亟
辨也

臧氏鑄堂校勘爾雅謂作十一月徒枉成者
係淺人據今本孟子所改亦爲李氏所誤也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趙注曰人不爲苟得乃能
有讓千乘之志也章指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
義義乃可申灝案孟子但云人有不爲不言不爲苟得
但云可以有爲不言能讓千乘如云人有不爲非義而
後可以有爲義斯不詞甚矣況本文竝無義字玩二有
字似泛指眾事而言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較舊說

爲長此章蓋言爲學者當專精所業之意荀子勸學篇
曰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
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
明耳不兩聽而聰卽此義也

惟送外可以當大事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外可以當大事趙注曰予
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
也灝案養生送外皆人子之大事理當並重而孟子之
言如此者蓋養生者平時之事可以從容盡禮惟送外
殯葬皆有定期當哀痛迫切之際小有不謹卽悔不可
追故視養生爲難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

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卽其義也

萬章

簿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音義曰簿本多作薄誤灝案孫氏習見俗用簿字故反以薄爲誤說文無簿字薄卽簿也从竹後人所改漢書孫寶傳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卽今之主簿也爾雅釋器注謂以薄爲魚筍又以薄圍捕取之雪臆本竝作薄今本作簿其誤與此同餘詳說文箋

衛季公

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季公公養之仕也趙注曰
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季公以國君養賢
者之禮養孔子故留宿以答之也正義曰史記諸家於
衛國竝無季公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卽位三十八年
孔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
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
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
養之仕也如衛季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故
也趙氏佑淵故錄曰諡法解無出衛季公之卽出公輒
無疑出公者特當其出奔在外之稱翟氏灝攷異曰檀
公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季子後儒之論且然

則當時臣下之諡以掩非想戶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諡
更無足怪蒯瞶諡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
兩諡也灝案趙翟二說謂季公卽出公雖無確證但孔
子在衛奉粟六萬者必非靈公論語言衛靈公問陳於
孔子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若靈公嘗行公養之禮何至
是邪蓋致粟乃出公之事史記及春秋年表載之靈公
時誤也公養旣爲出公然則季公卽出公固可信耳

告子

有枯亾之矣

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枯亾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
足以存趙注曰其所爲萬事有枯亂之使亾失其日夜

之所息也灝案趙邠卿釋桔爲桔亂其義未明朱子亦但云桔械也而未詳其指丁公著曰桔謂悔吝利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竊謂桔猶繫縛也人旦晝之所爲爲聲色貨利所繫搏而善心由是而亾久而陷溺愈深不復自省而夜氣遂無存矣

養其槭棘

養其槭棘按勘記曰槭棘古書皆作槭棗爾雅遵羊棗注引孟子養其槭棗古本爾雅皆同唐宋人本草注皆作槭棗毛傳曰棘者棗也灝案棗棘一物也指其木言謂之棘名其實則謂之棗故棗亦作棘猶櫟實曰杼指其木言謂之櫟名其實則謂之杼也舍其梧櫟養其槭

棘上下相對若作棘棗則上爲二木下爲一木但法參差恐非其指棗雖棘類然棘酸棗與棘棗自是類而別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

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按勘記曰岳本孔本韓本此作比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阮太傅曰趙注旣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其大者文義甚明王氏念孫曰比猶皆也言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性情失之灝案趙注未明王說亦未確

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比非皆之謂也此言以天之所與我者比而觀之而先立乎其大者云爾

盡心

人知之亦囂囂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注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灝案說文囂聲也乃囂謹之義與自得無欲似

不相涉此非囂之本義也蓋囂敖古字通

小雅十月之交篇讒曰囂

釋文引韓詩作囂囂潛夫論賢難篇作敖敖大雅板篇聽我囂囂潛夫論明忠篇亦作敖敖左氏桓十一年傳楚莫敖漢書五行志作莫囂說文敖游也宋句踐好游故孟子以敖

敖語之言不問人知與不知我當敖游自若也此惟尊

德樂義者然後能之矣自得無欲即敖游自若之貌

訓釋

六仇仇故故也蓋元
傲自肆之意與此亦近

以其小者信其大者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
之義也人莫大焉亾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
者奚可哉趙注曰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
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章指
曰此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
大未之聞也正義曰孟子言陳仲子以不義雖與之齊
國之大而且不受國人皆信之以爲廉是爲舍簞食豆
羹之小義也灝案小者謂簞食豆羹大謂齊國也孟子
言陳仲子特舍簞食豆羹之小義耳若齊國之大則未

必能然今以其小者而信其大爲不可也蓋其人亾親
戚君臣上下之道雖有小廉而其不明大義可知矣趙
邠卿援前章簞食豆羹與萬鍾爲比漢得孟子之旨以
舍簞食豆羹之小而信其不受齊國正所謂以小包大
未之聞也孫疏謂雖與之齊國而不受是爲舍簞食豆
羹之小義殊非經注之旨信其大者正對人皆信之而
言然則所謂大卽齊國也豈得以齊比之簞食豆羹而
小之乎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人之有形
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

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
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顯
案人之體貌謂之形視聽言動之見於外者謂之色人
性至善亦至仁仁之立文从人从二因而重之之義也
詳見人能盡爲人之道則仁之至義之盡而順其性矣
釋仁是故體貌齊莊中正視聽言動莫不循理皆本乎天性
之自然而人之道盡矣此所謂踐形也故又曰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士憎茲多口

士憎茲多口朱注曰趙氏曰爲上者益多爲眾口所訕
案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灝案如趙

說是憎當作增然下文愠于羣小肆不殄厥愠正與憎
茲多口相應愠與憎其義一也則作憎亦通士憎茲多
口蓋古語

以追蠡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
蠡趙注曰高子以爲禹之尙聲樂過於文王追鐘紐也
紐磨齧處淡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爲
尙樂也灝案高子言禹之聲不言禹之尙聲如趙說則
上句須增一尙字乃可解集注引豐氏說言禹之樂過
於文王得高子意矣其釋追蠡爲鐘紐蟲齧欲絕則仍
趙義竊謂古鐘歷年久遠其紐容有剝敝然但言欲絕

則固未嘗絕也於聲何害且下文車馬軌迹之喻竝無傷損之義豐氏謂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故其轍迹深以日久車多譬鐘之歷年久遠如此則但論鐘紐之完好與欲絕之故而已於所謂禹之樂過於文王者果何在乎豐說亦非也今案考工記鳧氏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鐘之甬閒爲獸頭銜鑲所謂幹也鑲卽旋也幹乃幹之譌程氏通藝錄曰幹當爲幹幹旋二字後人連文本此是也說文云幹蠡柄也幹訓蠡柄鐘之旋蟲謂之幹則亦謂之蠡矣然則追蠡正指旋蟲言之追讀如堆與追琢其章同義凡刻物突起者曰追漢入者記又曰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以設其旋薄日琢

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
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鐘有大
小則甬有長短而設旋之高下隨之然其聲固繫乎鐘
而不在于旋高子意謂禹之聲尙文王之聲者以追蠡
之所設不同高子或非謂設旋之高下而以追蠡之大
小有無言之亦未可知總之其意以此爲
聲音之故孟子以城門之軌爲喻言聲出於鐘非追蠡
之故亦由城門之軌出於車非兩馬之力也安見禹之
聲能加尙於文王之聲乎馬之引車若追蠡之懸鐘鐘
固藉追蠡之力然謂其聲出
於追蠡則不可猶之車非馬固不
行然謂軌迹由於馬則亦不可也罕譬曲喻詞未畢而
意已明非惟立言之當卽其文筆簡妙亦迴非後人所
能幾及也

卒爲善士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趙注曰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爲士朱注曰後能改行爲善也
顓案趙注未得孟子語意朱子說爲優此善士但爲柔弱和緩之稱非至善之謂也說文曰儒柔也凡孺孺懦等字皆柔弱義故儒亦訓爲柔前趙劉曜謂羣臣曰義光雖已爲太子然冲幼儒謹不堪今之多難涼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稱耳又齊丞相演以王睢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是也蓋馮婦好勇初爲强悍凶暴之行後改業儒因以善士目之耳又上文始不可復猶言恐不可得耳趙謂始不可復言之

亦非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趙注曰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億不信也灝案此與下文充實之謂美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一氣貫注趙說非孟子意也人苟欲善是知善之可欲也知善之可欲則不爲惡而可謂之善人矣此入德之基也由是而躬行實踐則善爲己之所有是謂信人信者誠也

通介堂經說卷三十七

徐灝學

通釋

明堂考

古禮之大者莫如明堂其制度之殊聚訟莫決然其
要唯在五室九室之辨而已言五室者考工記之文
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竝同見魏書賈思伯傳而鄭
康成主之者也言九室者大戴記盛德篇之文白虎
通三輔黃圖竝同而蔡伯喈主之者也元魏之世李
謐賈思伯著論最詳二君皆主五室者而覈其所言
仍爲九室之制說見下蓋考工五室但舉其正戴記九

室併及四隅其數雖殊實則無異朱子謂明堂九架
三開如井田之制斯爲定論後儒徒見考工記附在
周官尊於戴記專主一說而不能觀其會通遂使先
王鉅典歷代皆因此而莫能建立深可惜哉其他堂
筵戶牖之制亦皆言人人殊降至今日其說愈多其
事愈晦總由室个未明以致相率而誤今爲考其度
數詳其名物參稽衆說著之於篇世有通儒理而董
之

明堂之制五室四隅三三平列合成九開

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大
戴記盛德篇曰明堂凡九室李謐曰明堂五室古今

通制其室中者謂之太廟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
堂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
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
左右个賈思伯曰明堂五室合於五行之數月令亦
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
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
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
十二諸家紛紜並無取焉灝案李賈二說皆主五室
而所言仍爲九室之制蓋拘於名稱以正室乃謂之
室而左右爲夾房爲个不知渾舉大名則通謂之室
耳左右个太室及四正室所以事神而四隅則人所

說見後

居也考工記但舉其正而大戴則統言之今從朱子之說以九架三間爲定似亦可以息爭矣

室外爲堂東曰青陽之室也南曰明堂其室明堂之室也西曰總章其室總章之室也北曰元堂其室元堂之室也而太室居中焉

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

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灝案明堂爲四面之堂與記文參觀其義益明近汪
氏中以爲玉室皆南面竝列其謬甚矣

堂之左右謂之个

鄭注月令以太室前堂爲仲月所居堂之左右爲个
與李謚賈思伯夾室爲个之說異余初亦疑李賈既
而思之考工記射危之两个卽指侯之左右畔而言
其制左右異幅而與正幅相連堂之兩偏正似之也
左右个亦謂之堂故大戴記有十二堂之文

四隅之室兼而用之元堂之右夾卽青陽之左夾青陽
之右夾卽明堂之左夾明堂之右夾卽總章之左夾總

章之右夾卽元堂之左夾也

賈思伯謂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但誤以夾爲个耳

今爲質言之曰夾室則名實相符矣堂十有二而室

止於九必兼用之乃備也

鄭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後儒多非

之不知明堂前堂後室室之左右夾房實與廟寢無異卽君之說乃舉其一面而言由此推之可以見其全制若必求五室十二堂以實之則固矣鄭說當有所受非無根之說也然與所注考工五室不合蓋鄭義往往自相違異學者擇善而從可耳

一室有四戶八牖兼而併之爲二十四戶四十八牖

考工記曰四旁兩夾窗鄭注每室四戶八窗大戴記

盛德篇曰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灝案九室之內戶牖相兼實有二十四戶四十八牖

言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者以各室分計之蔡邕明堂
月令說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是也賈公彥謂二
十戶四十窗者就五室計之耳舊圖多以戶居中戶
之左右爲窗此因記文四旁兩夾窗故爾據鄭注明
堂位曰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若戶居中而
窗在其左右則當云戶之前不得言戶牖之間矣且
面面之戶皆在其中室內唯有四小隅亦不成制度
竊謂當如廟寢之制明堂正室戶在東南之南牖居
其左夾室戶在西南之南戶居其右餘三面竝同故
於正室之外設屏則居戶牖之間爾雅釋宮戶牖之
閒謂之扂郭注窗東戶西是也

謂設扂在窗
之東戶之西康成云

廟寢如明堂制此亦同也所異乎寢室者四壁皆有
戶牖耳此因九室平列取其相通故正室東南之南
東北之東西北之北西南之西各開一戶其夾室則
西南之南西北之西東北之東東南之東各開一戶
太室亦同此正室夾室皆舉南一面以例其餘皆順其勢而分布之闔
之則各自爲室闔之則處處可通因其自然各不相
閼也或疑太室之戶異於四正則無可疑者小雅斯
千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南嚮西嚮各適其宜非有
尊卑之異也記云四旁兩夾窗謂四壁兩兩相對非
夾戶之謂也隋書宇文愷傳引周書明堂一戶高八尺博四尺初學記引周書牖高三尺
堂之一面衡九筵縱七筵室二筵堂之基爲亞形崇一

筵

考工記曰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李謐誤認九筵七筵爲通計堂基之度遂謂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其制過隘宋李觀以爲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則四方不等其說皆誤唐仲友已駁之然仲友云南北之堂廣十四筵脩七筵亦爲杜撰蓋堂之一面東西衡九筵自南而北抵堂廉之曲阿縱七筵阮太傅謂舉南一堂以概三方是也堂九筵而室中二筵者九室有壁四重又四阿之上立柱說見假令下壁厚三尺記曰牆厚三尺今用以爲率柱徑四尺共占地二丈則

四隅之外與柱外餘基每邊三尺五寸蓋室隅之角

必不切近堂廉也舊唐書禮儀志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柱外餘基各餘一丈一

尺知堂基爲亞形者以九室在中而堂之一面南北

七筵東西九筵則四隅缺也阮太傅謂古鐘鼎多作

亞形其銘每曰王格太室卽此形也亞形之曲謂之

四阿考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士冠禮曰賓升西階

當阿皆異制同名也阿字義說見儀禮○或疑室二筵僅有丈八之地不足以行禮

案考工記匠人疏引書大傳曰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鄭云雉長三丈則室方六丈寬

然有餘矣又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引周書明堂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

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隋書宇文愷傳所引同皆與書大傳合

十二階階有九等

考工記九階鄭注南面三三面各二賈疏曰案賈馬諸家皆以爲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爲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爲有九階也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諸伯之國西階之西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升自側階奔喪云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灝案賈馬諸家以九階爲九等階是也鄭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此在廟寢常制恐尚未確若明堂四面皆正更不宐參差階書宇文愷傳引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蓋古制相沿如此後儒因呂不韋有明堂月令遂以

爲秦之明堂耳今從之而分置於墀之左右及正面
今廟堂猶古之遺制也逸周書作雒解有內階元階
之制則堂下爲墀明矣左右之階乃所謂側階也階
九等者天子之制也

旅楹二十有八上承重屋上圖下方

蔡邕明堂月令說曰二十八柱列於四方蓋前殿四
柱堂內二柱一堂六柱凡二十有四增四阿之柱爲
二十有八也明堂廣八丈一尺深六丈三尺堂外無
壁且四阿之上重屋非多柱不克勝任不得如廟寢
常制但於檐下立二柱逸周書所謂旅楹者此也唐書
禮儀志內外有柱三十六重屋者周因殷制大戴記曰以茅蓋

屋上覆下方謂重屋上層爲圓下層爲方也又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謂堂基方也秦氏蕙田曰上圓者卽九室之屋在上一層蔡邕所謂通天屋者是也下方者圓屋下重四阿爲之角在西隅卽室外十二堂之屋也阮氏亦同此說瀨案蔡邕云屋圍徑二百一十六尺通天屋徑九丈則兩層皆圓以堂脩七筵計之其袤徑八丈八尺有奇須以大材爲曲梁相接而廢棄於無用之地恐無此理且曲阿之下旣無堂則其上固無須覆屋耳大戴兩言上圓下方正以分晰之也重屋謂之通天屋蓋大室之頂亦與上相通

屋上爲靈臺

左傳僖五年正義禮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望故謂之觀臺也高誘注淮南本經訓曰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園似辟雍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今從之

外水曰辟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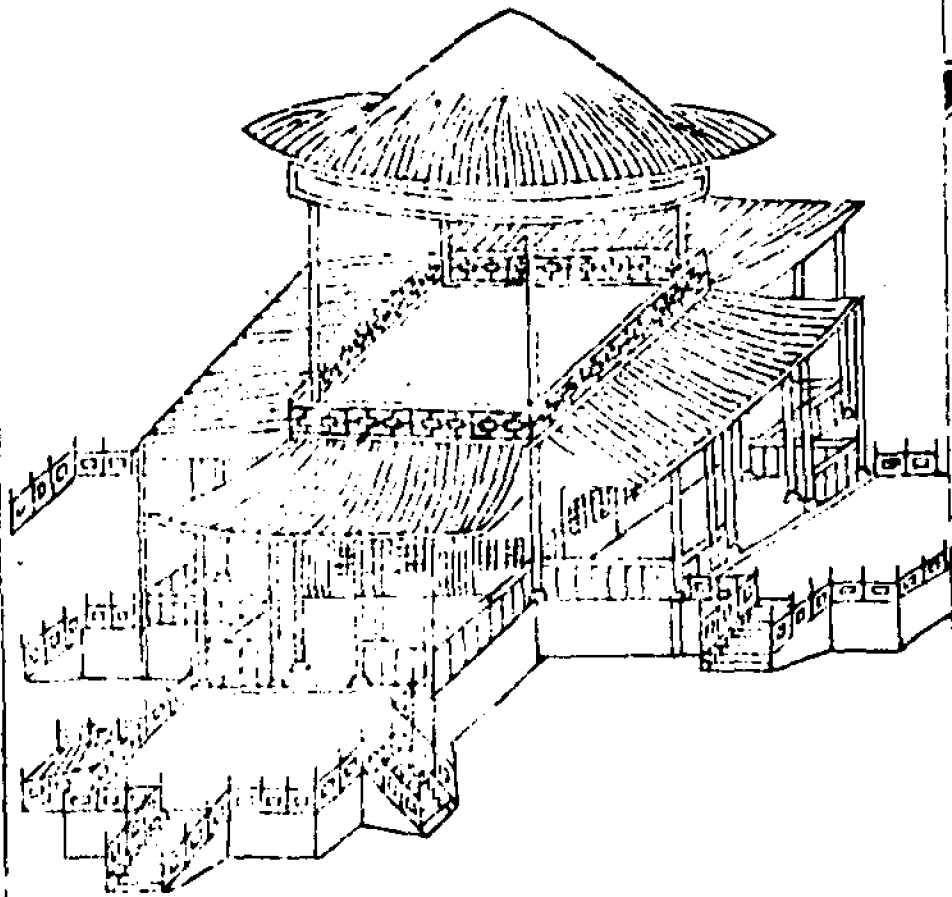
大戴記曰外水曰辟雍盧辯注引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蔡邕曰水廣二十四丈灝案漢儒多謂明堂太廟靈臺辟雍異名同實其說相承必有所本公玉帶明堂圖亦有通水園宮之說其圖雖未盡合古制

諒非鑿空竊謂明堂之辟雍與太學辟雍不嫌同名耳今竝錄以備古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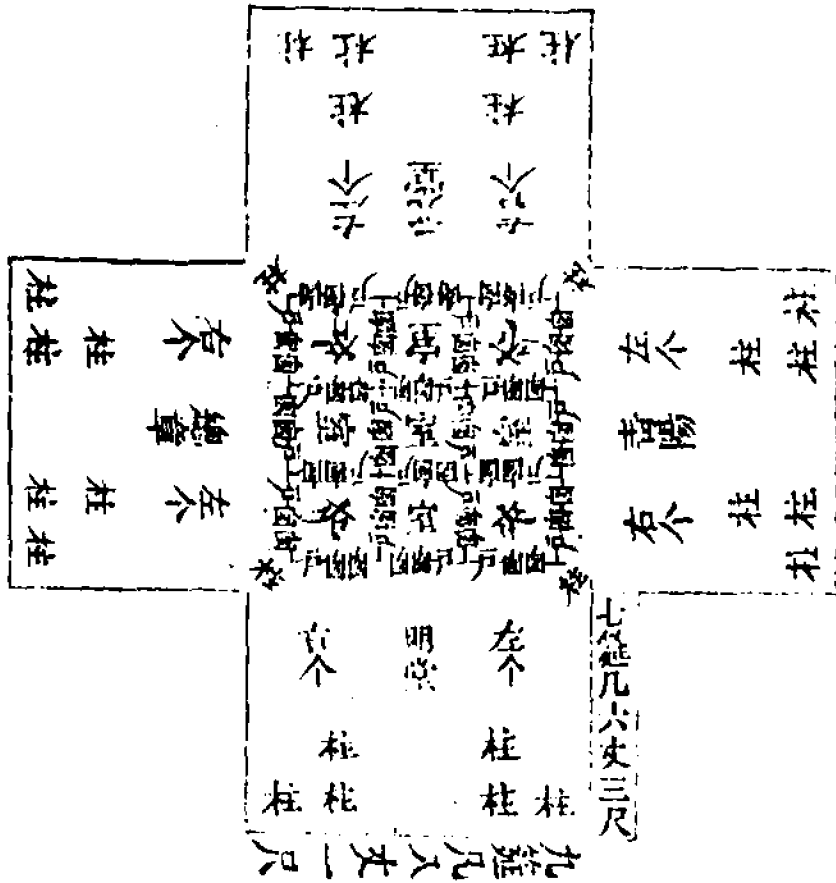
繚以周垣方三百步四面爲門皆有堂有塾南門之外有應門此度數之可考者也

大戴記曰宮方三百步在近郊四門應門見明堂位爾雅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注夾門堂也考工記曰明堂三之二鄭注門堂門側之堂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一引周書明堂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雘門與禮記明堂位不合存之以備參考

明堂圖一



明堂圖二



禘祫辨上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正義引王肅聖證論禘是宗廟五年祭之名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是也自董仲舒劉向劉歆賈逵鄭眾馬融張融諸儒竝同此說見王制祭法疏獨鄭康成以禘爲祭昊天於圜丘又謂祭上帝於南郊曰郊分郊與圜丘爲二其注大傳則曰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是又以禘

爲郊而非圜丘其說自相違異夫郊卽圜丘非有二祀

董劉馬王諸儒所說皆同

見祭法疏

本無疑義若禘爲廟祭

則春秋僖公八年禘于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

祀周公於太廟經有明文且祭法禘郊對舉中庸亦以

禘嘗屬宗廟而與郊社分言禘之非郊較然甚明祭統

曰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內外之別尤

爲顯然

引中庸祭統爲說本宋戴侗

而學者合經從注又舍諸儒而

獨從鄭氏千百年來訟不休援厥所由則以王制祭

統有春禘夏禘之文因謂諸禘於廟者皆爲禘禘而與

圜丘之大禘爲異不知春禘夏禘鄭氏因以爲夏殷之

禮矣謂夏殷有時禘不得移以言周如以爲周亦有之

則春祠夏禘秋嘗冬烝見於周禮爾雅公羊傳者班班可考四時之祭皆無禘名且旣曰時禘當有一定之時尚以明堂位季夏六月禘祀周公而春秋閔二年禘以夏五月僖八年禘以秋七月乎然則魯之禘於廟者非時禘明矣非時禘則特禘矣特禘必於廟則非園丘矣抑又聞之祭法曰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禘郊宗祖卽禘黃帝而郊嚳之類也其餘不變則典禮名義未之有改也春祠夏禘之文蓋誤矣近時段氏王裁分大禘殷禘時禘爲三而金氏鶚更謂禘禮有七傳曰五年而再殷祭殷祭卽大禘大禘也夫禘一而已先王特隆之典豈爲是紛紜煩瀆哉金氏又謂園丘

之祭爲最大故爾雅載之釋天篇中不知春祠夏禘秋嘗冬烝爾雅亦皆載之釋天矣豈盡屬圜丘之祭乎此皆疑誤後學不可不辨至若五帝之精出於譏緯又不足言矣

禘祫辨下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禘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王制正義曰爾雅云禘

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孫炎等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左氏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禴灝案禮不王不禘魯以周公之故有禘祭其餘諸侯無聞焉禘則大夫士得行之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是也此高祖指遠祖而言非謂曾祖之父說見禮記蓋禘唯王者行之諸侯以下若已祫不祭則於報本追遠之義有關故得禘祭先王制禮厚之至也白虎通曰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夫昭穆本有定位曷爲而審諦之所爲序昭穆諦父子者正以毀廟之主皆升故

也逸禮禘於太廟亦有升合於其祖之文劉歆賈逵鄭

眾馬融諸儒皆以爲然

見王制疏

孔冲遠謂禘卽祫此其所

同者也禘則更溯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爲

異也五年而再殷祭謂之殷者兼禘與祫言之也王肅

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

亦見王制疏

而春秋以祫爲

大事者對時祭則祫爲大也祫重於時祭故三年一舉

而禘尤隆於祫故五年一舉焉夫時祭猶不欲數而況

殷祭乎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禮不同

而其意同也明堂位禘以季夏六月春秋閔二年夏五

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而文二年祫

以八月其時不同者蓋有事然後筮之也其行事多在

夏秋故禘則不祔祫則不嘗以殷祭省其時祭也

祔釋辨

祔索祭也祭於廟門謂之祔故字又作閑小雅楚茨篇
祝祭于祔毛傳祔門內也禮器曰設祭于堂爲祔乎外
謂之外者對廟中而言也鄭注謂祔祭明日之釋祭似
誤案郊特牲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失之
矣然則祔與釋爲二事甚明周頌絲衣序曰釋賓尸也
考賓尸之禮其行事皆於廟中禮經本有明文鄭云祔
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亦誤也又祔與
釋皆祭日行之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
于垂壬午猶釋公羊傳曰釋者何祭之明日也先儒遂

謂祭之明日又祭爲繹與禮經不合春秋所譏蓋以其
當廢而不廢猶者過時而復行之之謂耳儀禮有司徹
祭曰賓尸明明可據曷嘗有明日繹祭之事鄭氏知其
違異而強分之謂上大夫既祭儉尸於堂下大夫祭畢
禮尸於室中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皆誤會春秋之
義而爲之調停其說耳

簠簋辨

鄭注周禮地官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賈疏云內圓外
方曰簠內方外圓曰簋秦風權輿聘禮釋文廣韻竝云
內圓外方曰簠內方外圓曰簋諸說不一灝案說文簠
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當以此說爲長諸从甫聲

之字如鼃鍤屬或作釜釜圓器也鋪簪門鋪首也圓形者也輔人頰車半圓形也因聲載義則簠爲圓器可知聘禮曰二竹簠方尤其明證簠方則簠圓矣

釋裼

玉藻疏引皇侃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

皇氏謂祭服無裘其說非是孔疏已辨之然非裘之時則袍繭之上卽加

襲衣可知是裼衣唯裘用之古之常服裘必有裼外加襲衣

卽朝祭之服也去襲則見裼聘禮賓襲執圭公側襲受

玉賓出公側授宰玉楊降立擯者出請賓楊奉東帛加帛享鄭云楊者免上衣見楊衣是也凡免上衣皆袒也袒而見楊因謂之楊無楊者卽謂之袒鄉射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袒朱襦是也蓋免朝服而見其中衣也鄉射賓主皆朝服記曰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是皆朝服可知 襲與楊本非衣名因其事以名其衣楊之言易也簡易之義變易之謂也襲之言習也習猶重也楊衣之制先儒皆未詳言梅誕生曰楊衣乃半袖單衣加於裘之上襲衣乃有袖全衣加於楊衣之上學者以爲空言無據而斥之予始亦疑焉繼而思之其說近是惟直云半袖單衣則似汗襦短衣而非法服耳予攷之方言釋名廣雅諸

書參以玉藻褻裘之文而其義瞭然蓋褻衣卽古之無袖長襦也襦本短衣之名無絮者曰禪襦禪猶單也有絮者曰複襦複者重也說文云襦短衣也禪衣不重也複重衣也一日楮衣方言曰汗襦或謂之禪襦複襦江湖之間謂之襜是也其長者則謂之長襦史記匈奴傳有繡袷長襦廣雅曰袒飾長襦也是也無袖者謂之褾亦謂之程釋名曰褾褾衣之無胡者也方言曰褾衣無袷者謂之程衣無胡無袷皆無袖也掖下曲如垂胡無胡則無袖矣張拱謂之袷無袷亦無袖也亦曰兩當衫或作褾褾釋名云褾褾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也鄭注鄉射韋當云直心背之衣曰褾是無袖之衣自周秦以來有之不足爲異袒褻與裸褾

同稱則裼衣無袖可知蓋爲長襦以加乎裘上其衣無

袖而露裘之兩袖梅云半袖未確方言云半袖半襦而施袖也是半袖但無祛而非無袖又

裼裘亦未必用單衣故古之裘恆別其袖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

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褻古袖字元綃衣以裼之麕裘

青豸裘紱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

以裼之凡裘別其褻正爲裼也大裘不裼威其禮也今

貂袿以爲威服犬羊之裘不裼賤之也檀弓曰鹿裘衛

長祛祛裼之可也祛謂袖口也見喪服記鄭註蓋小祥後服鹿

裘亦有裼衣祛裼之者所以異於吉服之全露其袖也

由是言之則裼衣無袖益明矣記又曰裘之裼也見美

也服之襲也充美也裼衣本爲文飾見美而詩云襜裼

暴虎爾雅曰袒裼肉袒也則爲輕褻之服蓋裼之本義
爲裘上之衣引而申之凡無袖之衣構衽襦褌之類皆
曰裼小雅斯下篇載衣之裼毛傳裼褌也亦引申之義也故袒裼與裸衽並言蓋
袒而見裼與裸而加衽一也故渾言之則曰袒裼裸衽
矣

釋拜

潛邱劄記曰古之拜今之揖論語拜而受之一揖也再
拜而送之兩揖也古之揖今之拱手論語揖所與立上
如揖是也卽肅拜也覲禮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再拜
稽首頭一至地也升成拜升而至堂上復再拜稽首亦
頭一至地舜典禹拜稽首大雅虎拜稽首不言再拜者

省文也至論語之拜下今拜乎上皆指再拜稽首言故
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閻氏此說最爲通達
禮經言拜者多矣所謂一獻之禮賓主百拜如皆以爲
俯伏稽首古人豈若是煩黷哉凌氏廷堪乃謂飲酒之
禮凡拜必坐奠爵然後拜既拜之後始執爵興以證古
之拜非今之揖殊誤矣古人席地而坐其足向後坐而
拜手則有似乎俯伏稽首者而實非也故有立而拜者
有坐而拜者其儀雖異而敬則同蓋因奠爵而坐因坐
而拜故曰坐奠爵遂拜遂之云者有所爲而然也此卽
周禮九拜之空首鄭康成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
是也蓋拜而不稽首故謂之空首矣少牢禮受嘏主人

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再拜此乃稽首之禮故既坐奠爵興而立然後再拜稽首既稽首興而又再拜所以異於坐奠爵拜也則凡言拜者非稽首明矣左氏哀十七年傳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此亦拜非稽首之明驗正唯古之拜若今之揖故士冠禮母可以拜子士昏禮舅姑可以拜婦也而又何疑焉古之常禮以磬折爲至恭至於稽首惟臣見君及事神事尸乃有之禮經十七篇凡言再拜稽首見於燕射覲聘諸禮者皆臣見君之儀也其間如郊勞相食歸饗飴受侑幣之類皆君使人將命故雖不見君亦再拜稽首所以尊君也故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齊

族之稽首非禮也其見於特牲少牢者皆事神及尸之儀也士昏禮北面奠雁再拜稽首因於婦家禰廟行事故盛其禮上文云筵于戶西西上右几是神事也洛誥王拜稽首者蓋周公使人獻卜而成王因以祭告卽所謂禋于文王武王也故下文云祀于新邑也舊說以爲成王尊敬周公失之天子固無稽首於其臣之禮況此周公之使而成王乃對之稽首乎必不然矣至閭說升成拜之儀謂再拜稽首頭一至地升而至堂上復再拜稽首亦頭一至地則尙有小舛禮經凡言賓降拜公辭乃升成拜者蓋先降階一拜而未稽首旣升堂乃復拜稽首觀禮所謂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者言其禮當再

拜稽首既升而後成拜也不言降辭者文省耳若夫稽顙振動遭喪之禮也頓首雖非喪拜而情近乎凶左傳穆嬴頓首於趙宣子申包胥九頓首於秦哀公其事可見自賈公彥誤以頓首爲平敵相拜遂沿誤至今斯失禮之甚者也又閻氏謂古之揖今之拱手引論語上如揖以證之最爲顯然夫執圭而曰上如揖則揖爲拱手明矣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蓋端拱折腰謂之喪拜端拱而不折腰但俯下其手則謂之肅拜曲禮主人肅客而入士冠禮賓揖冠者就筵肅與揖同也學者必明乎此然後古經之周旋揖讓可以無誤矣

九拜說見周禮婦人之拜

說見禮記少儀儀禮士冠禮

釋弔

弔之古義世儒鮮能明之皆以爲問終之禮不知弔非獨問終也左氏莊十一年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威若之何不弔襄十四年傳衛侯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成二年傳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雜記弔者東西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弔之故事也古者人有凶喪災咎往恤問焉皆謂之弔雖然此猶是後起之義究其本情蓋自有說詩天保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此乃弔字古義蓋弔者善也善之斯詒之福不弔者弗善之也昭二十六年

傳天不弔周襄十四年傳有君不弔是也閔天不弔猶
言昊天不惠上帝弗臨倒言之則曰不弔天書大誥曰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多士曰弗弔閔天大降喪于殷君
奭曰弗弔天降喪于殷詩節南山云不弔昊天其義並
同鄭箋云不善乎昊天是也弔之義訓爲善故凡事物
之善者皆曰弔而不善者謂之不弔昭二十六年傳帥
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正室謂羣不善之人也費誓曰
善穀乃甲冑敝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
乃鋒刃無敢不善弔猶善也互文耳善與淑同義故不
弔亦曰不淑哀十六年傳閔天不弔鄭仲師注周禮大
祝作閔天不淑凡言若之何不弔卽如何不淑猶今人

問病曰怎樣不好耳恤問之辭恆言不弔因之遂謂相恤問爲弔矣弔古音讀若迪聲轉爲釣今皆讀若釣惟神之弔矣讀若迪蓋以其爲祥善之義而存其舊音古無是分別也

釋曾

錢氏大昕曰孫奕示兒編云諸經除人姓及曾孫孔安國解

詩信南山郭璞注爾雅曾孫之曾並音厝之外曾字並無音獨論語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音則登切曾是以爲孝乎音增大昕案陸氏釋

文惟孝經曾子音則能反它經曾姓皆無音曾孫亦無音未知孫氏何據公孫丑上爾何曾

比子於管仲又曰曾比子於是曾音增趙云何曾猶何乃也丁云則也曾以類推之詩曾不容刀曾不崇朝曾

是不意曾莫惠我師孟子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爲汙也荀子榮辱篇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揚子問神篇曾范蔡之不若漢周勃張相如兩人言事曾不出口及近世文集中有曾不問曾不知之類皆作層字讀更說不通合盡讀如曾是以爲孝乎之曾大昕案廣韻曾昨稜切經也類篇曾昨稜切詞之始也又咨騰切則也又姓是以讀如層爲正音讀如增爲別音朱注論語三曾字俱無音則并曾謂泰山曾是以爲孝乎皆讀如層與陸氏釋文異而於類篇之例卻合孟子曾比予於管仲曾比予於是兩曾字音增而曾不知以食牛句無音亦讀如層也孫季昭欲舉經典中曾不曾莫之

類盡讀如增似未喻陸氏釋文之旨當從朱文公讀爲
長今邨塾師以增爲正音灝案增加之增與層縈之層
於讀層之曾加圈亦非古皆但作曾後乃相承增偏旁而判爲二字其實增加
與層縈一義相因卽如曾祖曾孫之稱有增加義亦兼
有層縈義也會讀如增者乃其本音但語辭之曾久與
層縈同讀豈能改復古音竊謂詩曾不容刀曾是不意
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之類固應
讀如層卽孟子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爾何曾比予於是
亦讀如層因何曾二字連文與何嘗同義朱子恐學者
誤會故因舊音而讀如增以別之耳

釋辟

說文曰辟法也从卩从辛節制其舉也从口用法者也
辛當作辛與愆同說見說文箋此辟之本義謂法令也人君用法者也
故君稱辟爾雅釋詁曰辟君也書洪範惟辟作福詩大
雅棫樸篇濟濟辟王是也法雖國制而君與卿大夫共
之故又有百辟之稱矣法謂之辟故犯法曰辟王制司
冠正刑明辟鄭注辟罪也引申之義爲治爲理書金縢
曰我之弗辟釋文曰辟治也左氏文六年傳辟刑獄杜
注辟猶理也用法有予奪賞罰之異因之選舉亦謂之
辟故有徵辟之稱又爲辟除之義又引申爲標擗爲開
闢爲偏僻古字皆但作辟邶風柏舟篇寤辟有標釋文
辟本作擘卽擗之異文荀子議兵篇辟門除涂以迎吾

人揚倂注辟與闕同宥坐篇行辟而堅注辟讀曰僻是也辟與避聲相轉而義相因故辟人謂之辟自避謂之避古皆作辟曲禮則客還辟辟拜釋文云上辟扶亦反下辟音避荀子榮辱篇不辟死傷大略篇所以辟君也注竝云辟讀爲避是也避有隱蔽義故又爲壁壘之稱左氏昭十三年傳欲築壘辟釋文辟本作壁又爾雅釋天營室東辟辟卽壁也辟又假爲譬荀子富國篇辟之若中木性惡篇辟則陶埏而生之也注辟讀爲譬是也蓋譬者引喻啟發之義亦開闕之引申也又假爲嬖儒效篇專其便辟注辟讀爲嬖便嬖卽便僻之轉語也

釋格

說文曰格木長兒顓案木長謂之格古傳注未見此訓
唯上林賦天矯枝格李善引埤蒼曰格木長貌卽許所
本也然此恐非字之本義緇衣曰言有物而行有格鄭
注格舊法也蓋古者法式謂之格从木取揆度平準之
意故有格正之訓方言曰格正也論語曰有恥且格孟
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是也因之格訓爲至而
威格之義生焉堯典曰歸格于藝祖又曰格于上下又
曰七旬有苗格君奭曰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小雅曰神
保是格大雅曰神之格思是也格爲至而又爲來爾雅
曰格至也又曰格來也湯誓曰格汝眾月令曰暴風來
格是也至有來至之至有極至之至故凡審度事理以

求通乎萬物之情者謂之格而格物之義生焉執格以
徇物有不合者是謂扞格學記曰則扞格而不勝是也
扞格者感格之反猶亂又爲治但又爲存也引申之則
相拒格鬥亦謂之格矣又度閤之格疏窗之格皆格式
之引申因之量度謂之格文選蕪城賦格高五嶽注引
蒼頡篇曰格量度也射的謂之格淮南兵略訓射儀度
不得則格的不中是也收絲之器亦謂之格方言云絡
謂之格郭注所以轉箋絡車也是也

釋殷

易豫象傳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
注殷威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箴舞以武得

之者作萬舞是殷指樂舞言因之有盛大之義說文曰
作樂之盛稱殷从月从殳段注从殳者干戚之類所以
舞也灝案从月者樂舞回旋其身說文曰月从反身漢
書長沙定王發傳注引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
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
上怪問之對曰巨國小地狹不足迴旋三國志陶謙傳
注引吳書曰郡守張磐常以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
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此舞
必旋轉之證也經傳言殷者多旋轉義堯典曰中星鳥
以殷仲春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殷猶正也中也謂之殷
者物星隨天左旋自其旋轉而言曰殷指其所在言之

則曰中曰正史記天官書衡殷南斗言斗杓旋轉而指南斗也召南殷其雷在南山之陽言雷聲盤旋於南山之陽也說文雷从晶象回轉形是也因之聲隆隆然者曰殷蘇秦傳輜輳殷殷若有三軍之眾又引申之凡聲皆曰殷漢書郊祀志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是也左氏成二年傳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言血流隨車輪旋轉也因之血色稱殷而凡色之近朱者亦通曰殷矣此又從左輪朱殷而引申之也說者多未詳其義故具論之

釋音

說文云音語時不音也

語時蓋語詞之譌

一日諛也韻案音讀

若弟變爲翅弟訓但故音亦訓爲但漢書陳勝傳曰
藉弟令母斬師古曰漢書諸言弟者甚眾弟但也今俗
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矣多士曰爾不啻不有
爾士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傳云不但不得還本土而
已我亦致天之罰于汝身無逸曰不啻不敢含怒鄭注
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
秦誓曰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言其心好之不但
口稱揚而已孔疏云其心愛之又甚於口是也字亦作
翅孟子盡心篇奚翅食重奚翅色重言苟以食與色之
重者與禮之輕者爲比則凡物皆可意爲輕重豈但食
與色而已也

趙注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不合語氣
朱注奚翅猶言何但是也而又云言其相

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以上諸言不啻猶言不但亦猶

不止說文疾病不翅也言病不止也此義若訓爲但則

不可通矣世說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啻亦言爲惡不止啻又訓說與視同說

者通作祗易復无祗悔釋文云王肅作視祗訓爲適亦祗以異毛傳祗

適也何人斯篇祗攪我心無將大軍篇祗自塵兮左氏

昭十三年傳祗取辱焉二十六年傳祗取誣焉義並同

語詞之祗本借祗敬字爲之傳寫省去一點遂成祗非

神祗字也又或作祗从禾或作祗从衣皆不可爲典要

故啻亦通作適蓋適本从商从辵是商卽啻也戰國秦

策疑臣者不適三人言不止三人也鮑注適齊同莊子胠篋

篇何適而無有道邪呂氏春秋當務篇作奚啻其有道

也又一切經音義三引蒼頡篇不啻多也多亦不止此

之意啻有多義故祗亦訓多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祗見

疏也正義曰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是也王氏釋祠於此字義有未盡故更述之

釋匪

左氏襄八年傳子駟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顧氏炎武曰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棟毛詩古義曰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爲說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荀子勸學篇引采菽詩匪交匪舒今詩上匪字作彼也王氏引之曰詩中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鄘風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淵也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動發發言彼

車之驅偈偈然也小雅都人士篇匪伊垂之帶則有餘
匪伊卷之髮則有旃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卷則
有旃也灝案匪語詞也通作彼彼亦詞也詩中匪字有
可作彼我解者如邶風柏舟篇心之憂矣如匪潸玄言
心之憂如彼潸衣也旄丘篇匪車不東言彼車不東也
北風篇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言莫赤於彼狐莫黑於彼
烏也衛風淇奥篇有匪君子猶言彼君子兮也齊風鷄
鳴篇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言彼鷄則鳴且有蒼蠅之聲
也陳風株林篇匪適株林從夏南言彼適株林爲從夏
南也上文云胡爲乎株林從夏南設爲問答之辭也小
雅小弁篇莫高匪山莫浚匪泉言莫高於匪山莫浚於

彼泉也凡此等匪字可作彼我解亦有但爲語詞者如

小雅蓼莪篇匪莪伊蒿匪莪伊蔚匪莪伊蒿與維絲伊維緝維句及蒲達及

宮維參與鼎四月篇匪鵲匪鸛匪鴈匪鰭車牽篇匪飢

匪渴何草不黃篇匪兕匪虎大雅公劉篇匪居匪康江

漢篇匪安匪游匪疚匪棘常武篇匪紹匪游周頌載芟

篇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此等匪字則但爲語詞耳竊謂

渾言之通作語詞爲長也彼交匪叔彼交匪舒彼讀爲匪亦皆語詞

釋勤

爾雅釋詁勤勞也學記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惡之勤猶勞也樂記徵亂則哀其事勤謂勞苦也左氏僖九年傳無勤於行

通志卷之三
三
昭十二年傳曰肝君勤十三年傳子母勤又請君無勤
十五年傳師徒不勤又勤民而頓兵十六年傳敢勤子
至於他人乎三十二年傳勤戍五年又俾戍人無勤又
季氏世脩其勤定四年傳祇取勤焉九年傳陽虎欲勤
齊師也十年傳孔子謂梁丘據曰事既成矣而又享之
是勤執事也又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又哀二十一年
傳君無乃勤又敢勤僕人其義竝同

釋說

說字古多用爲解說之義衛風氓篇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鄭箋云說解也案此言士之耽
兮猶可解女之耽兮不可解也左氏僖七年傳鄭殺申

侯以說于齊二十八年傳故出其君以說于晉又殺子
叢以說焉宣十三年傳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十
四年傳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襄二十五年
傳欲弑公以說于晉又齊人以莊公說三十一年傳子
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昭七年傳子產曰說也爲身
無義而圖說九年傳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
晉又使荀欒佐下軍以說焉十八年傳猶可說也二十
二年傳殺欒荒以說二十七年傳子常殺費無極與鄢
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定十三年傳請以
我說十四年傳將以余說哀二年傳殺公子驪以說二
十年傳吳公子慶忌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其義皆爲

解說而釋文屢云說如字又音悅失之說脫古字通解
說猶解脫耳定四年傳初罪必盡說十三年傳使其從
者說劍而入此二說字並讀爲脫釋文於十三年傳音
他活反不誤

釋幾

說文曰幾微也殆也从𠄎从戌戌兵守也𠄎而兵守者
危也六書故曰幾从戌疑本爲幾察之幾絲省聲謂戌
守者當察於物色幾微之間也周禮曰幾其出入又曰
幾酒僅酒此幾之本義也因之爲幾微幾近庶幾幾希
之義借爲幾何之幾灝案戴說實補許所未備絲省聲
於義爲優孟子關譏而不征鄭司農注周官司關引作

幾齊語及管子五輔篇荀子王制篇並同今作譏者得
伯字耳引申爲凡審察之稱玉藻曰御臂幾聲之上下
鄭注幾猶察也是也幾訓爲微者微有伺察之義左氏
襄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漢書郭解傳解使人微知賊
處是也又訓爲殆者爾雅曰嚙幾幾殆危也夫幾察危
道也自戍守言曰微自出入之人言則曰危大雅瞻卬
篇天之降罔維其幾矣毛傳幾危也左氏襄十一年傳
國幾亡史記留侯世家曰豎儒幾敗而公事皆危之之
詞也幾有微危二義故荀子解蔽曰危微之幾矣微之
引申爲微眇爲隱微繫辭傳曰夫易所以極深而研幾
也幾猶微也包咸注論語幾諫曰幾微也凡辭說之隱

與而微露其意者謂之微辭卽其義也微爲少故又有
幾何幾希之稱又非事理之微見其端者謂之幾繫辭
傳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由是有見幾之稱繫辭傳曰君子見幾而作是也見幾
者察乎其隱微者也又有幾及之義淮南要略訓所以
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謂及也論語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謂不至是也因之事理謂之幾繫辭傳曰幾
事不密臯陶謨曰一日二日萬幾幾卽事也又因之事
會謂之幾小雅楚茨曰如幾如式毛傳幾期也期猶會
也左氏定元年傳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杜注幾
哭會也朝夕哭不同會幾亦期也又因之爲近易小畜

月幾望虞注幾近也樂記知樂則幾於禮矣鄭注幾近也凡言庶幾者皆近之之謂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庶乎近之也近之極至則爲盡故又有盡義莊子齊物論適得而幾矣郭注幾盡也又爲語辭莊子徐無鬼篇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荀子賦篇聖人共手時幾將矣幾皆詞也又與豈通莊子人間世篇不爲祉者且幾有翦乎荀子榮辱篇幾不甚善矣哉幾猶豈也又假爲圻鄂之圻禮記少儀車不雕幾鄭注幾附纏爲沂鄂也沂與圻同穀梁隱元年傳天子畿內釋文畿本作圻大學邦畿千里釋文畿本作幾是三字互通